

见闻 / 林憾卢 · 一 no. 1 (民国27年[1938]8月) ~ [?]  
· 一 广州: 宇宙风社[发行者], 民国27年[1938] ~  
[?].

: 插图; 25cm.

半月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有污迹.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 no. 5 (1938. 8 ~ 10)

宙風社創新辦半月刊

# 見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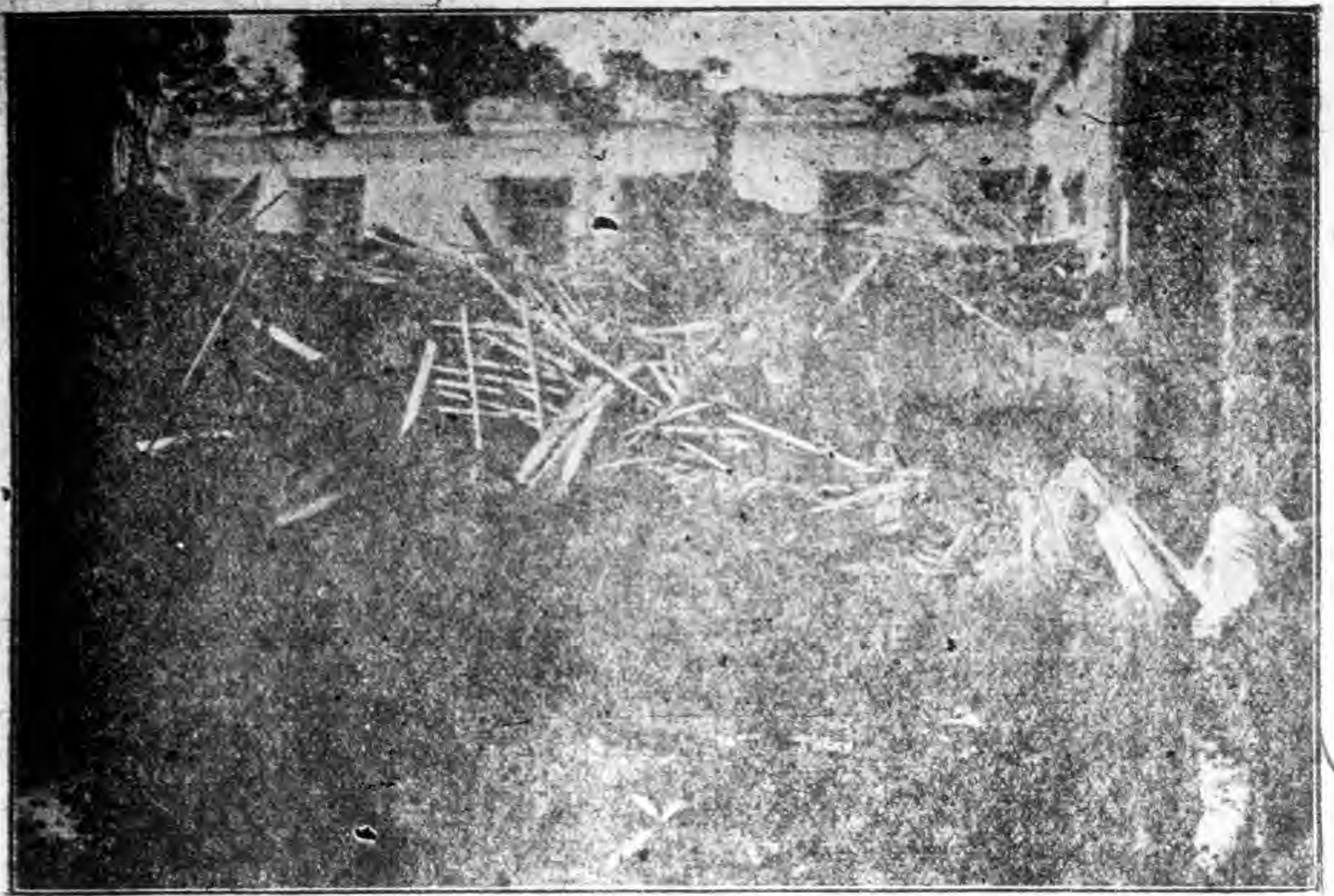
陶凡德斌及行

## 第一期：轟炸特大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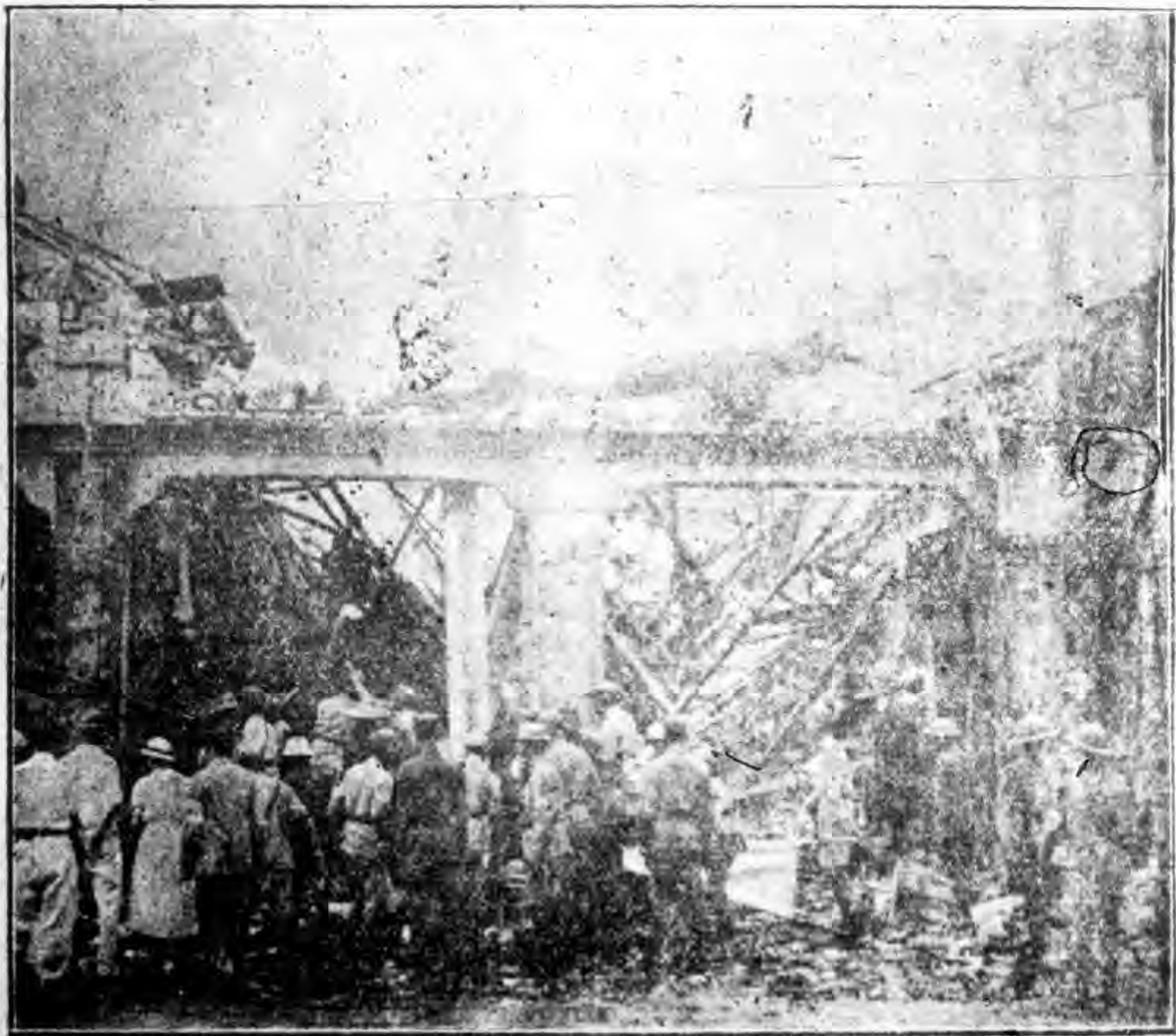
發刊詞	編者(一)
抗戰漫畫并題詞	豐子愷(二)
在廣州	巴金(三)
轟炸的話	憾廬(五)
敵機大屠殺廣州寫實	李占標(九)
敵機轟炸下的慘狀實錄	葉廣良(一四)
敵機大轟炸廣州日記	憾廬(一七)
血脹的一天日記	徐之奮(二三)
記「六七」	錢(二七)
夜襲	肥伯(三〇)
廣州在大轟炸下	葉桂良(三三)
在避難室的見聞	李惠(三七)
轟炸中別離南京	周而復(三九)
敵機轟炸揭陽印象	老凸(四三)
敵機襲梅記	李碧天(四九)
轟炸照片製圖	二十餘幅

傳寫非常時代民族精神

新... 耳聞身受... 實



中山大學附中（此文學院亦移此）被炸 葉柏恒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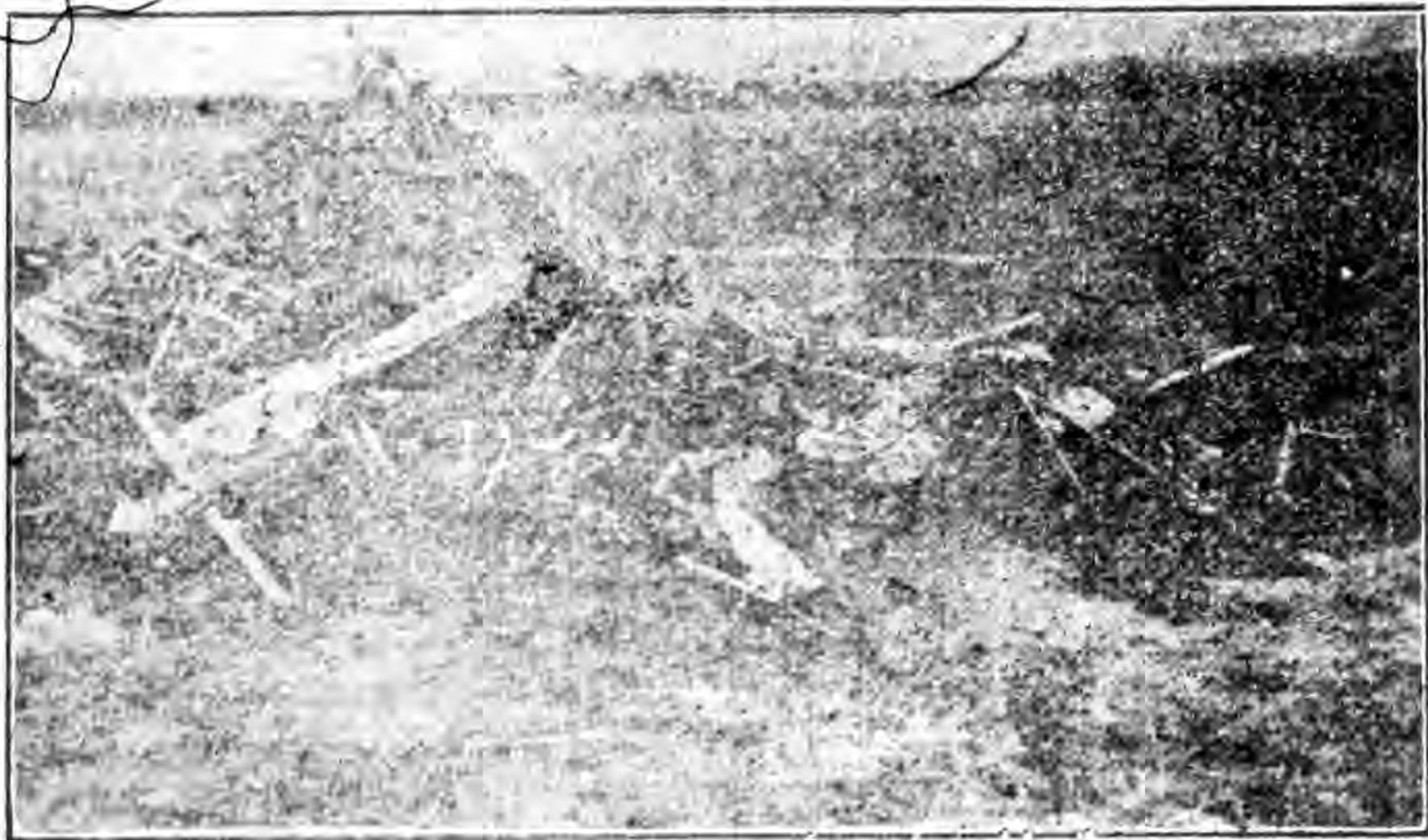


繁盛的漢民南路（在市中心區），也成爲瓦礫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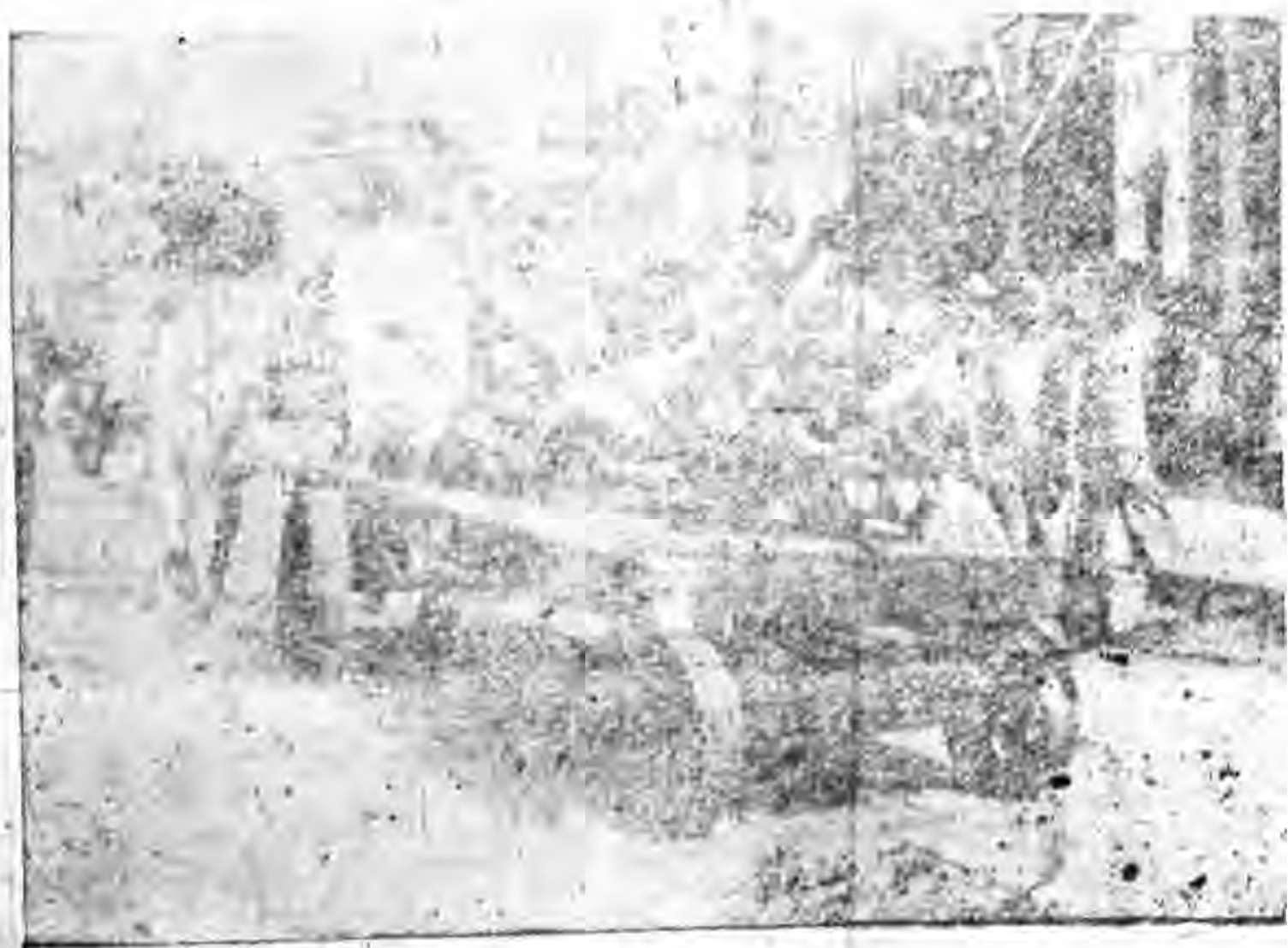
長風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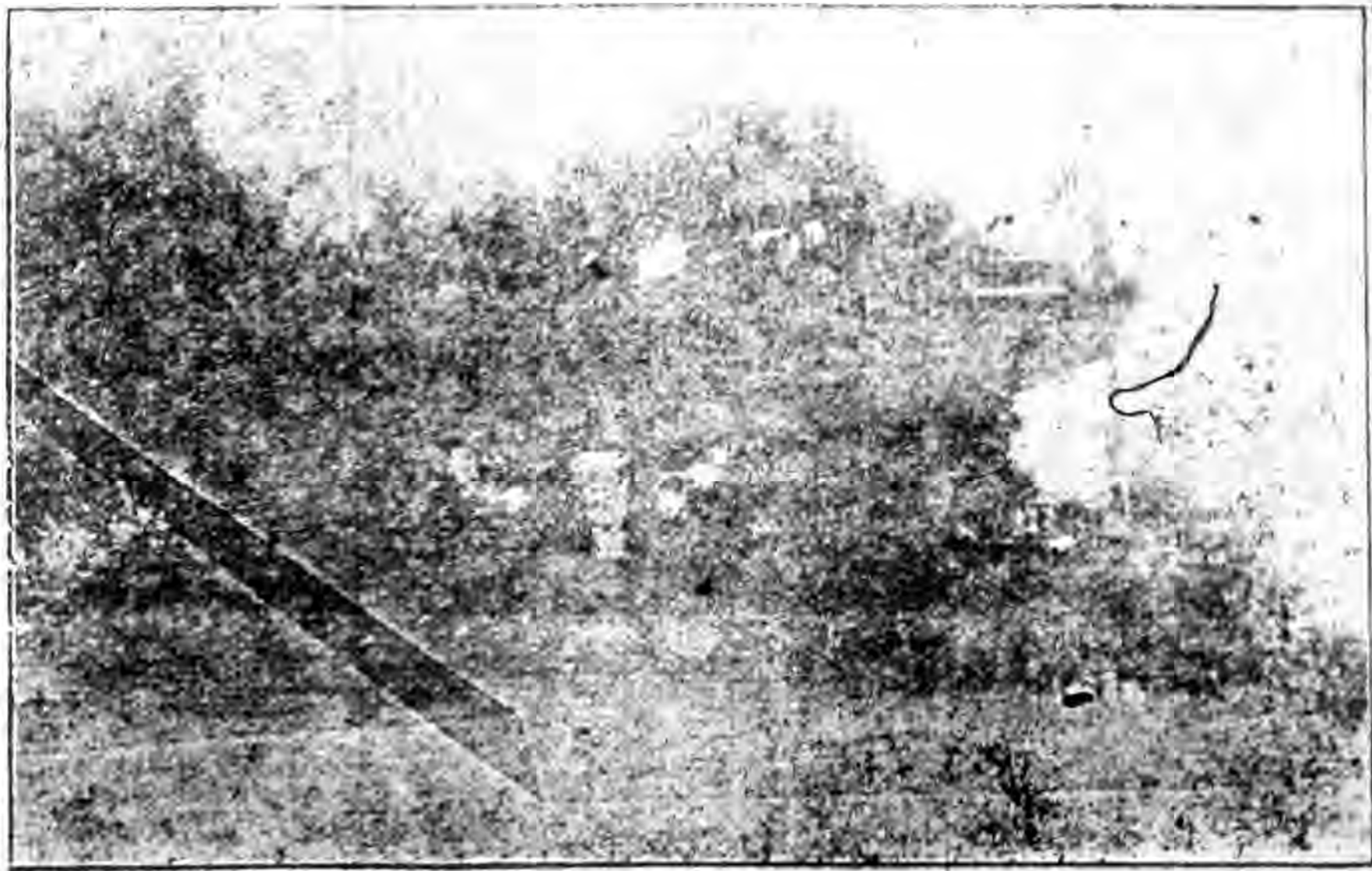
被擊落之敵機殘骸——長風攝



中法(韜美醫院)法國人所辦)也竟成爲敵人的目標



敵機殘骸 葉柏攝



長風攝 四月在增城被俘之敵機

# 發刊詞

編者

這刊物雖則久已想辦它，但却延到大轟炸期中決定，籌劃，徵稿，特約通訊，着手編輯和印刷所接洽定當之後，敵機又天天來炸本市，大概此去還要如此，所以校對，印刷，至君見面，看去都不得在轟炸期中完全的。

這樣，倒使我感到一種愉快而帶點榮幸的心情。雖則它出世比我所預期的（最初擬「七七」出版）已經遲了將近一個月，但能夠在大轟炸中創辦，續轟炸中編校印出這「轟炸特大號」，總算是件可欣慰的事情。

本刊爲公開的園地，歡迎外間投稿，唯一的條件是要根據耳聞目親身受的事實，可以表現時代社會人生的，照着記錄下來。語堂曾在「人間世」提倡「特寫」，又指出歐美雜誌內容之所以豐富，是因爲投稿者不限於文士，而是各方面各樣的人都有。我對於本刊的來稿，也希望其如此。

最重要者，本刊於此神聖抗戰中創辦（而又好像轟炸出來似的），當然負有時代給予的使命，所以更注重抗戰的史蹟，戰役與戰區的特寫，民衆自衛遊擊的紀述，義烈悲壯的故事，藉以發揚光大我覺醒的民族精神。極盼戰線前後方文友時常惠稿，尤希望素來不寫文章的人也來，因爲本刊重在事實，而不是要文藝創作。我想一定有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寫來比甚麼都偉大而有價值，因爲它是真的血和淚寫的，表現着人類爭取生存與自由的最大的努力。

編者與同人願盡其力量，維持這刊物，奮鬥到底，不受威脅而廢。假如廣州仍這樣續被轟炸，但祇要印刷所不停工，我們也決不停刊！在民族的神聖戰爭中，切望寫者與讀者兩方面都和我們有精神上的聯絡，互相維系着，一直到抗戰勝利之後。

R  
050  
477.5

我願化天使翱翔雲漢間  
跟着敵機在空中抱炸彈





在廣州

已全

從九層樓房的窻戶看下面，街道靜靜地睡着了，一些燈火像星子似的嵌在昏黑裏。就在這同樣的地方，三個月以前，我懷着興奮和感動的心情看過那盛大的火炬遊行。那雄壯的歌聲就像要把濃黑的天幕突破似的，千萬道光亮聚在一起像一條火龍在擺動。每個人激動地揮着手唱歌，以堅定的步伐向前走去。沒有遲疑，沒有畏縮。一個對於未來的信仰把這上萬的人連接在一起。我先前也會在這行列旁邊，跟着他們走了好些條街。這些人於我應該是陌生的，我還不熟悉他們的方言。但是我卻覺得我是在自己最熟習的親族中間，我甚至忘了自己與別人的界限。後來我告訴人說那時候我是極其快活的。

但是如今一切都改變了。橫在下面的是死沈沈地睡去了的街市。沒有歌聲。沒有火炬。不時在我的眼前搖幌的只是一些殘肢斷臂，遭難者的血，和殘破的房屋。我彷彿

還躲在騎樓下，靜靜地傾聽轟炸機在上面尋找目標，彈，和低飛掃射的聲音，等候一種殘暴的力量來結束我的生命。這並不是幻景。我有過的經驗的確很多了。我不相信我的生命是不能毀滅的。反之，我在二十天前還說過：

「我們的生命猶如庭園中花樹間的蛛網，隨時都會被暴風雨吹打斷」。現在活着的人說不定明天就會躺在瓦礫堆裏。今早晨飛機還在市區內投過彈。我不能斷定炸彈的碎片明天就不會碰到我的身上！我明夜離開這個城市，可是我明天還應該在這市區裏奔走一天。我辦事地方的附近，十天之前落過一個炸彈，沒有爆炸。要是明天遇着大轟炸，我怕我們不會再有那樣的幸運了。

然而我現在還活着。我的眼睛還能夠注視，我的手還能夠轉動。此刻我還可以自由處置我的時間。因此我要做完我的一些未了的事情。事情是很多的。我只能一件一件

的做去。答應這書店的一本散文集，也應該在這時候整理好交出了。我怕我將來再沒有機會來做這種事情。愛惜自己的作品。在這種時候還念念不忘地想把牠們問世，這許是「書生」的本色罷。我望着堆在手邊的原稿，對自己也起了憎厭之感了。

廣州靜靜地睡去了。我在這里住了兩個半月。我愛這地方和這里的居民。經過了三個星期的大轟炸以後，這個城市還是一樣地堅定，沉着。好像沒有一種威脅能夠改變牠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似的。

暫別了，可愛的城市。炸不斷的海珠橋，血染不赤的珠江，殺不盡的倔強的人民。我在這時候離開你們，我感到留戀和慚愧。只有一個思想可以稍微安慰我：我下個月還要回來的，我希望我回來時能夠在這里見到偉大的壯劇，我知道一些朋友已經在準備了。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下圖爲廣州學生青年各界歡送世界學聯代表慰問團離省前在大沙頭廣九路車站前開露天大會情形

余紹堯攝





## 轟炸的話

憾 盛

(一)

五月廿八日起，敵機大舉轟炸廣州，我適欣逢其盛，這未免太榮幸了。本來，宇宙風社南遷，就準備受這一套——我在宇宙風六十六期離滬紀念號上面說過，這裡「時常有轟轟軋軋的聲響，可以震動震動人的心肺」，算是我們南遷原因之一——那末，我們不遠千里而南遷到這里來，敵機如不來轟炸，豈不是「出人意料之外」——或許可以說，給我們有點失望吧！

轟炸倒是時常有的，不過似乎是從去年那次大轟炸後的日常工課：氣候好時，飛來炸炸鐵路，橋梁，車站，軍事機關，省市的重要機關。這樣，警報來時，我總不大在意，雖則有些人一聽見警報便馬上逃避。

我也曾去看過數處的被炸後的狀況，不過却未曾看見炸時的慘狀，這於我是有點歉然的。因為素來懶於出門，而轟炸時每回總是在本社裡，依然做我的事，當然不於轟

炸後馬上跑去看，這在我們寫文章的人是有點不對，應當去看看，可多激發一些情感到文章裡去。

現在，見聞創刊，第一期出「轟炸專號」，找朋友寫轟炸的經過與慘狀，暴露敵寇的殘酷，違反公法與人道，違其獸性而自以得意的行爲——這樣，我對於自己的一點歉仄，也許因為這工作而稍爲釋然的。

(二)

「六六」那一天，敵機簡直是風狂了，我在社裡，正在校樣——因為一連數天轟炸，我偶而想索性出個夏季特大號，便多發三篇稿子，正送初校——到了飛機聲已經迫近了，我祇好暫停，向外邊一望。那時街上已無人行走，四邊簡直沒有一點聲響，祇有保安隊佈哨守衛各街口。因為我們租的是新的鋼骨洋灰的四層樓屋，樓上住的人和附近的人，都到地下樓梯底下躲避。

炸彈聲响了，全市四邊都有，轟以高射砲，高射機關

槍的聲音，震動大地。而最難聽的還是飛機下降投彈復上昇的劇烈的「嗡嗡」的聲音，那真是一直震擊到你的心房。我曾看見許多人在這聲震時，臉上慘白得幾乎似死人一樣，而有許多人一聽見便立不住，坐到地上去。

我正在一個寫字樓前站着（同人有兩個，已經躲在房間裡），忽聽見機聲正對本社而來，極猛烈震耳。我知道不妙了，因為前幾天我把這聲響聽慣了，知道點兒方向遠近。果然，不到十秒鐘，我剛退後三四步的時間，炸彈響了，全間房屋和地面都震動着，這時本社的窻戶都敞開着（我打開了它，因為關着更不好），而裡邊房間所有的玻窻都震破了。事後才發見我立處的一隻藤椅上一大塊玻片，如果我不後退，頭部必受傷無疑。這一彈就是惠福東路教育路轉角的，離本社不到百步。

此後我到房間裡去，還聽見了數聲很近的炸彈聲，而較遠的聲音更不知多少。到了平靜之後，我出去，看見了巴金先生他們都在左鄰門口。我去同他們談談，跑到巷口的空地上去。那邊仰臥一個壯丁，右邊乳部的肌肉被彈片炸開，直到腋下，看見骨骨，一根一根可數；右臂看樣子骨已斷，全身的衣服都是血，白背心全紅；人已昏迷，但

喘息照常。我正在視察時，救護人員已到，後來叫人把他抬去了。

警報解除不久，突又再鳴了。這一天的轟炸，簡直是滅絕天理，慘絕人寰，而不給人以喘息的時間。然而，敵寇到底得了甚麼效果呢？恐怕反而祇有在國際地位上愈趨低落呢？

### （三）

我聽見了不少關於這次大轟炸的話，有許多是謠傳，不能置信的。但是，朋友李君是通訊社記者，他告訴我一些話，值得一記：

這回大轟炸，似乎是另一批機師（也許是「納粹」，也許是「法蒂」）。因為向來日寇機師來的時間常是很早，或者很晚，不大規則；而此次一星期多的轟炸，却是很準時，早上八時許，似乎是白人吃過早餐始動身的習慣。

還有，最不同的是牠們的飛法：以前，每到市郊時，便環轉着，常循着珠江而飛；此回却是直剖的，作之形地飛越市區，找尋目的地投彈。

如果這推測不錯，可見得敵人的不能勝利，不能速戰速決，於是其同盟國代為焦急愁慮，所以便來一下客



串，再演轟炸西班牙民衆的戲劇。

但是，無論如何，這樣對抗戰前途的影響，於我方祇有益而無損。因爲，這不斷地喚醒了我們的抗日意志——而且，愈轟炸不是愈引起民衆的憤慨嗎？

(四)

我去看過市政府後邊和左右，許多民房全都倒塌了。有兩條街道的民居，幾乎沒有一間不受毀，祇是有的倒塌而已。

朋友告訴我，正南街在幾天裡下了數十個炸彈。我問這是爲了甚麼，朋友說：

「天曉得！大概是要炸市政府。」

這樣說來，我想是對的，因爲究竟是市政府後邊。然而，敵機員的描準技術未免太差了。像市政府那末龐大的建築物，大概有五六十尺橫直的目標，由牠們投了數十顆彈，而成績不過如此（市政府並未被投中，其他如省政府及財政廳等，也都是這樣，投彈不中而波及鄰近的民房的），這不是太可憐了嗎？我真想向日本人提議：好好地再去再練習投彈，三年後再來，或許不至於這樣地獻醜！連我都覺得黃種人的臉都給他們丟盡了。

不說別的，就你們的「武士道」精神怎樣，不是也被辱沒了嗎？

(五)

中山紀念堂也是轟炸目標之一。

這個，我們真不能解了！炸學校等文化機關，是敵人的仇視其「文化祖宗」之故，目的是要摧殘我教育，炸死我青年；炸醫院是要表示其與人道及世界公理爲敵——但是，這中山紀念堂不過一幢空建築物，炸它何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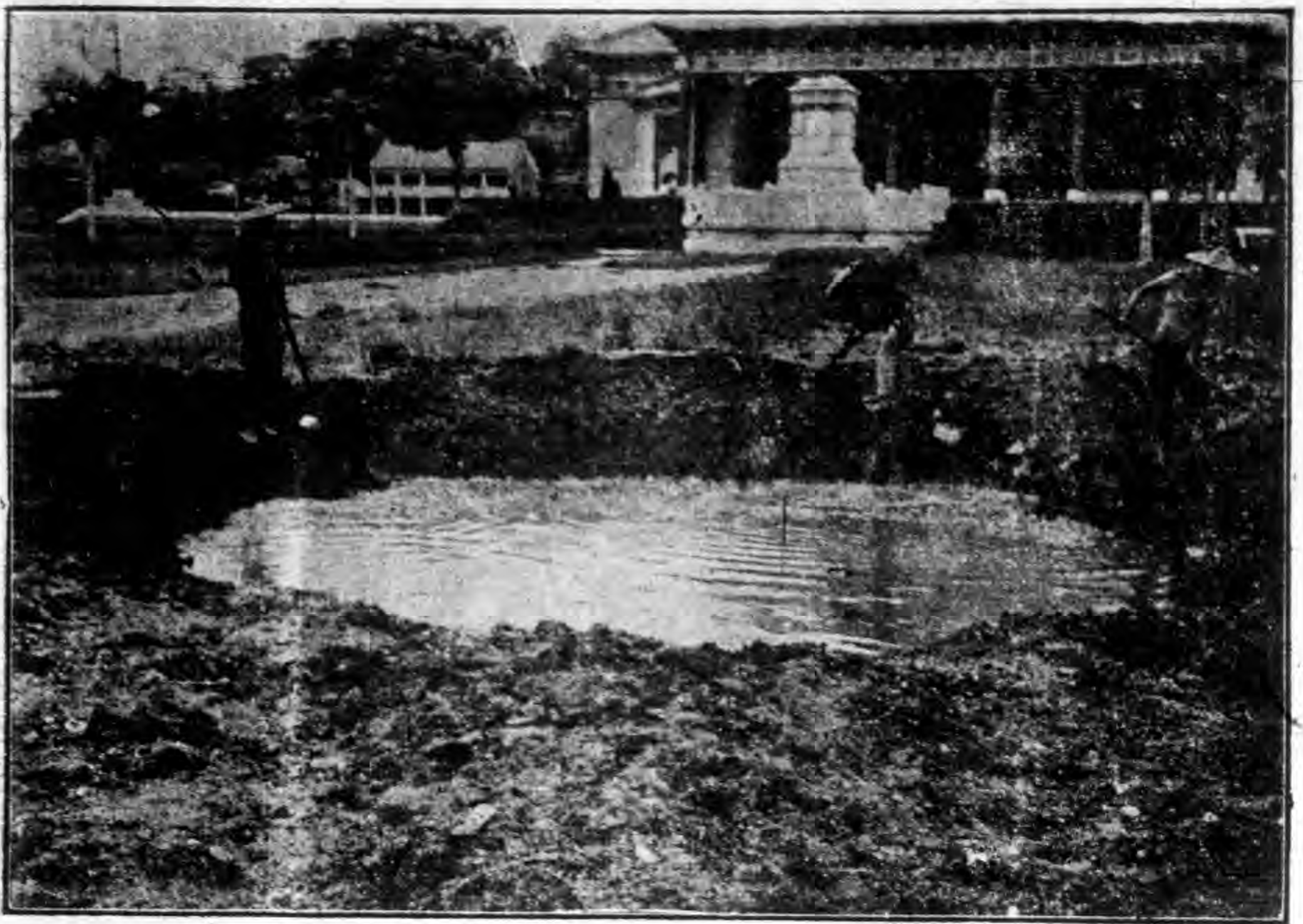
我算算那邊所投的彈，看得出痕跡的有十幾個，多在空地，有二顆傷屋頂。這樣的亂投彈，難道炸彈飛機汽油等不是用金錢去美國買來的？如此，無怪乎日寇國中的黃金已運出半數以上到美國去了。

我國的消耗戰畧，有一半是日本軍人自己爲我們推行的，這也是一個証據。

(六)

日本機師如果不承認他們的技術低劣，便應該自認怕死，心慌眼亂，所以投彈不準，因而波及附近的民房——二者之中，必居其一。

但是，還有許多被炸地點附近並無政府機關的呢？



請諸君不要  
誤以爲這是一  
張風景照片，  
它是五百磅炸  
彈所造成的池  
塘，在中山紀  
念堂前。編者  
很想褒獎投此  
彈之日機師，  
因爲他不破壞  
建築物，反而  
增加風景美。  
葉柏恒攝



市立二中運動場旁



小學校亦爲轟炸目標



# 敵機大屠殺廣州寫實

李占標

半月中最兇暴之一天

倭寇要征服廣東人的「廣東精神」，由五月廿八日起，一連半個多月，敵機不分日夜轟炸市區大屠殺。住在廣州市的人民，倒有相當的根底，經過三幾天的大教訓以後，知道敵

劊子手以死來威脅他，而自己沒辦法對抗，惟有每一個人遇到警報時，只有消極地的躲避一下，藉以減少暴敵給予的傷害。然而每天警報鳴哨了，各人都依着自己選定的避難目的地去，不上幾天大家過慣了，就變作不是敵人征服我們的把戲，而是敵人每天催促大家到「社會大學」去聽聽敵人要征服我們的法寶——殘殺——有什麼結果的研究。

自從五月廿八日敵機一日分三次大轟炸廣州市區，在黃沙，惠愛路安懷里，德官路，東山各處濫轟，殺斃老百姓二百餘人，傷害平民數百之後，人民都懂得敵機入市時散開方法，所以三十日以後，地方雖然被炸得不少，而各災區被炸死傷的人數就減少得多。敵方劊子手打聽到這消息，總覺得功勞簿寫上沒有聲色，于是乎要創作一次狠心的大屠殺的傑

作，獻給世界上文明人看看他的手法，六日就是敵寇盡量發揮他殺人技能，而成爲廣州有史前未有的慘狀。

這一天早上，陽光曦和照耀着冷靜寂寞的廣州大地，鳴聲的警報哨了。警察分局門前報告：八時十五分敵機十架，在唐家灣起航，由南向北飛，又一批六架，同上。我被警報驚動，醒覺起床，心想這一次又看那一個地方倒楣遭殃了。照例，自己等到緊急警報鳴了以後，才到路上跑。剛走到離家不遠的德政南路，就聽聞得隆隆隆隆的機聲，由遠而近，路人都找地方躲避，自己就在附近一座三合土建築的洋房行人路底下柱邊站着。轉瞬間瞧着上空一隊飛機，十六架分左右兩列梯形，由南邊飛至市中心。此際高射炮隆隆聲向敵機轟擊，火光一閃，一團團黑烟圍將敵機前後左右包圍，敵機被擊散開分爲各小隊，驟然間見一敵機急激下降，我知道這個姿勢是投彈的，急伏在地上，隨即聽見飛機上升的皇皇聲與炸彈下降定向百廢擦空氣的沙沙聲响在耳邊掠過，頃刻

間隆隆爆炸聲震四空，附近的建築物也在動搖。如是者一連六七次之多。經驗告訴我，災區離我所在地方已不遠了。這時候，敵機已達屠殺目的，便由東邊繞向北方去了，不久，東邊又有爆炸的聲音傳來。每一次聲响，都震動全市人民的腦筋，使他們認識敵人的兇酷殘暴行爲。

空中機聲漸漸離遠，市上人們尙屏息以待。此際，文明路上發現一隊童子軍，疏疏地一個向東邊前進，每個人都拿着救護用的器具，大踏步跑去救人，此時敵機還沒有離開市區，而他們冒險來幹救亡工作，我心中不禁暗贊一句「少年中國」，爲着自己的職務，也跟着他們的踪跡找尋災區的地。

跑到東華西路口，只見到他們已經在永勝街，東濠烟燻寮災場，救出四個血涔涔的受傷者，用布床扛到馬路行人路上放下。一輛中大的救護車尙未抵達東華路口，英勇的童子軍站在路中撒開雙手，把那輛車截着。車停了，車上的救護人員紛紛地跳下，合力將那幾個滿面鮮血的不幸者扛到車廂裏，救護車一溜烟便駛去了。他們陸續從永勝街，東濠烟燻寮，永勝細巷幾個災場救出十多個受傷者，這些不幸的人們不是被炸彈碎片傷得血肉模糊，手拆腿斷，就是炸塌的房屋倒下來的磚木壓至重傷。

我要將災區被炸的情形詳實向社會報告。就近踏進東濠烟燻寮中彈的地方觀察，被炸的七八間房屋，完全是貧民聚居的地方。發掘隊掘出一老婦，因逃避不及被炸而死，只剩得半個肢體，衣服破碎，血與灰塵相和，又紅又黑；我們的新聞記者，自有敵機空襲以來，像這樣的屍體見慣了，不覺得有什麼驚怪，要是初次看到的話，實在夠得你害怕。轉過後邊，就是永勝街，連中了兩彈，被炸的是小商店，炸場十餘間，死小童六人，男婦廿餘人。附近永勝細巷也中一彈，都係民居，傷十餘人。一一詳記起來，跟着，本市防護團軍警陸續開到，一齊幹那掘死救傷工作。在路上又得聞中山大學附中的東堂中了兩彈，按址前往打探，那一座洋房被炸塌了，那校警告訴我，說沒有傷人，我回他一句：「你們幸運極了。」

再在社會局打聽到東山也投下幾個彈，高第路八和坊也中了一彈。此時自己心中盤算一下，走東山還是先去八和坊呢？結果自己決定就近先去八和坊看個明白。走到漢民路，在路上碰到老友帝甘，我便把各地方被炸的情形告訴他，他問我敵人轟炸有什麼目標，我答道：那裡有目標，只是謀殺平民罷。要趕到八和坊看個究竟，別了帝甘就往南行。走不上半段馬路，嗚嗚的警報又响了。此時，路上行人不分男女



老幼，個個匆忙，人人急步，多向西邊奔避，大家似乎知道在這十分鐘的短促時間必須找得安全躲避的地方。投機的野鷄車在停車站接客，大呼到西濠口每位二毫，十餘輛車，一剎間便滿座開去。馬路上憲兵警察壯丁隊，紛紛布防，維持社會秩序。

因為警報暫且不往八和坊查訪，轉回頭就在漢民路看那些逃難的人們橫衝直撞。一息間緊急警報到了，五分鐘後，又聽得空中格隆格隆的機聲，由東而西，由遠而近了。上空已發現三架敵機盤旋打繞，高射炮隆隆聲不絕于耳，驟然間就聽到沙沙聲，一顆黑越越的炸彈，斜射過文德路那邊，跟着轟的一聲漢民路上的建築物震動不已，轉瞬間前頭一大團灰白色的煙塵騰空而起，炸彈的破片與碎的磚瓦降在漢民路中。不一會，後邊又响了。在這三十分鐘內，前後左右都聽聞炸彈爆炸聲，聲浪傳來或遠或近，和以高射炮與機關槍的射擊聲音混在一起，正如聽見多芬交響曲一般，使人神經緊張萬分。平時，自己對於敵機每次空襲時所投下的炸彈爆炸聲必然默記起來，數至廿餘响之後，便知道敵機的威力已經有限了，就不理會它。惟獨是這一次，炸彈爆炸聲太多了，數也數不清。轉瞬間有一個遍體鮮血的男子，由一人扶持他走過，去找醫生救治，隨後又有幾個積得滿身灰塵面無人色的

女子，赤足走到一間認識的商店，說是住的將軍樓（惠愛路）被炸了，她逃生出來，家裡的情形一點都不知道，有人說她的兒子全被炸死了，說時還現驚態的樣子。敵機逞兇以後，漸漸離去市區，人們緊張的空氣也弛緩了，續有十多個被難者逃得開命而來，狼狽萬分。

這一次敵機屠市的動態，廿五架分兩批入市，一到市區後，即爲我高射炮火射擊而散開，分三架一隊，東飛西竄，表演它的屠人絕技。所以一批投了十把顆炸彈去了，接上第二批又來，輪流轟炸，復以機關槍從高空掃射平民，創世界大批謀殺的新紀錄。但其中有一批三架中一架投彈後，在空中飛行左右顛盪不定，料係被我炮火所擊傷的，左右兩敵機伴着向南飛走，至中途又被我方高射炮圍攻；敵機旋即散開，斜向東南邊飛去。後來聽說這敵機確被我高射炮射中，受重傷，在東莞方面墮落，人機並獲。

因爲災區太多了，災情太重了，如果要一一詳細記述起來，似乎不可能，現在只有將這一天災區開列清單，其餘留給歷史家工作罷。

第一次敵機謀殺平民的地方：中大附中東堂中兩彈，東濠烟燻寮中一彈，永勝街成昌米店中彈，相離十餘店又中一彈，永勝細巷中一彈，東山新興路中一彈，保安路中一彈，

培正中學一彈，合群三馬路，崩塘落七彈，另燃燒彈數枚，東川路蟻蜂岡中八彈，木排頭八和坊中一彈。

第二次敵機謀殺平民的地方是：長堤程壁光銅像前中二彈，韜美醫院中一彈，五仙路馬草步中三彈，燃燒彈二枚，同慶通津一彈，一德路南益市場黃六勝側中一彈，廣茂香店中一彈，鱗慶坊中一彈，中華南路大德戲院前中二彈，永漢南路品南茶居中一彈，高第路會元里曉日里中二彈，大南路平民宮後中一彈，仙湖街太邱書院中一彈，惠福東路書芳街二彈，文德路文德旅舍中一彈，惠愛西路將軍樓三十五號中一彈，四十一號中一彈，將軍西瑞南路二彈，惠愛西路市美學校中三彈，一在避彈壕側，一在操場，一在後邊，光孝路中三彈，燃燒彈二，福泉街中一彈，光復北路中三彈，長庚首約中二彈，長庚路中一彈，豐寧路中一彈，積金巷口中一彈，桃源坊中一彈，桃源上街中一彈，第四甫水脚中一彈，水平巷中一彈。

是日第一次，敵機約投彈廿五枚，第二次四十二枚，另燃燒彈十餘枚，先後共轟炸民屋全毀約四百餘家，半毀千餘家。被炸死傷最慘者，以中華南路大德戲院附近，長堤程壁光銅像下及惠福東路三處。敵機在諸處，不特連放數彈，同時以機關槍掃射，各處約被炸死及機關槍射死，人數一處每

有百廿餘人之多，傷者每至三百餘人。其次就是惠愛西路永勝街，光復北路，一德路，永漢南路，每處被炸死者都在五十以上，傷數每過百人。其餘各災場，炸死三五十人，或傷七八十人不等。至于估計財產損失，那就數目更大，須要很多時日才算得清楚。

這裡且把當日在長堤程壁光銅像前及在中華南路大德戲院前的遇險而未被禍及的生還者，將當日遇事情形告訴我，而由我記起來，作為本文殿尾。

『提起那一天（指八日），真是可怕得很。有一隻飛機在南益市場投了兩彈之後，飛得很低，機上座有三個人也看得很清楚。我以為敵機來炸我們的地方，就趕快跑到前座。不料跑到窻前，看到前邊又有一隻飛機從河南那邊低飛過來，一連响了無數的機關槍，隨後再投下兩炸彈。那時只見永安堂前忽然飛上了無數的衣服布片直射上空，隨後一團黑烟滾上，跟着爆炸聲响震耳鼓。此時自己已被嚇，不知如何是好。幾天以後，精神仍是迷惘的。』

這些話是旅業工會的一個姓梁的職員對我說的。但自己去調查，據當地的人說，敵機一到即亂放射機關槍，避在永安堂騎樓下的數百人，因沒有沙包擋欄，就被射死傷數十人。一時秩序大亂，避難者東奔西走。敵機再投下兩炸彈，



一中堤邊，當場炸死七八十人；另一單隊到河裡，江面的船艇又被炸沉五十餘艘，死傷數十。此時滿地躺着四分五裂的屍體，血肉橫飛，肝腦塗地。一幅廣場變作活地獄，此種慘殺情狀，爲歷史所無的。

另一個姓葉的派報工人告訴我，這天他剛巧由光復路跑到德路與中華路交叉附近，敵機隆隆隆隆的聲音在頭上，他心知敵機要在這處投彈了，即刻停着不走，忽然聽到機關槍聲響了，當地的壯丁隊即令是處市場的小販路人散開。此時人心慌忙，各自走避，不想就聽聞沙沙的炸彈降下聲，他即伏地上，眼前只光火光一霎，轟然一响把他震昏了。一息間覺得有人側壓在他身上，當把那人推開。自己滿身鮮血，以爲受了傷，後來看着沒有傷痛，才扒起來。只見得路上屍骸，東倒西歪，有一婦人丟了兒子，四處尋找。另有一個男子雙足被炸斷，救護隊正替他治理，第三次警報又來了，那時候不論誰都一哄而散，各有各走避，那個沒了雙足的人，要求那救護隊將他移到騎樓底下，免被敵機再炸，但是沒有人理會他，他只被陽光照着躺在路上。

過了三天，大德戲院壁上貼上一張中大醫院布告，說當日在是處災區，救得一初出世而未斷臍的小嬰，一未滿月的嬰孩，招他的父母到院領回。



長風攝

奮勇救護遭難同胞

## 敵機轟炸下的慘狀實錄

葉廣良

自戰事發生之後，敵機來轟炸廣州市區，連續多日不斷的，去年九月間曾出演過一個短期間，老幼平民，時已死傷不少。此次則爲第二次：自五月廿八日起，一連半個月的日凡數次轟炸，全市災場數百處，死傷平民四五千人，市區充滿了血腥！這真是人世間的慘劇。一彈之下，血肉橫飛，幾許樓房，毀于俄頃。這半個月間，人們觸目所及的，都是些斷瓦殘磚，屍骸血肉，其間慘狀，永遠深刻地刻在廣州人的心坎。筆者以一記者，奔走于彈聲機聲之下，半月間災區踏遍，親見親聞所得的印象，每身臨災場，則如置身地獄，深感于敵人屠殺手段之慘酷，筆難描述。茲畧紀其什一，凡此都是敵機此次轟炸廣州，屠殺我同胞慘劇中的實錄也！

### (一) 母與子

敵機在市區投彈，每一彈之下，死傷纍纍。兇鋒所及之處，成年人死者固多，而稚子小孩遭其毒手者亦不可勝數！每一災場，瓦堆中挖出屍體，成年者而外，必夾雜着多數孩屍，閉着眼睛，張着小嘴，靜靜地躺在地上。五月廿九日是

大炸的第二天，敵機轟炸黃沙時，於蓬萊路及黃沙車站上空盤旋，擲彈而外，并開機關槍向下掃射。有一婦人背負其愛子，行至梯雲之梯雲橋頂，趨避不及，背負之愛子竟中一彈；從腰部入，恰中要害。婦人初尙未知，迨發覺釋綁放下，則已血濡前後，稍作掙扎，未及施救，已告天逝。婦人一慟，神志頓昏，然是時敵機仍逞兇未已，附近彈聲亂响，如山崩地裂，無已，卒置孩屍于路側，哀號以去，後即不復來。孩屍至夜仍置橋邊不殮，青白的臉，微張小眼，安靜地永遠長眠——在彼小小的心靈中，固不知人世間有如此慘酷的事也！

### (二) 同歸于盡

敵機于六月四日上午，兩次在漢民路，海珠橋，東欄，及泰康路一帶投彈，落彈約三四十枚之多，屠殺之酷，彼輩法西斯軍閥走狗之劊子手，當可稱心快意。記者于慘劇發生後，在此一段地帶，往復數時，祇漢民南路一段，于炸彈爆炸後一二小時，即挖出屍首，男女老幼已數十具，陳列路



隣。救護人員，壯丁隊，挖掘隊，冒暑工作，往來不輟，至夜不少停。東橫街口有華僑理髮店，爲三層樓之水泥鋼骨建築，附近隣人咸認該店爲堅牢，每遇警報，即奔赴該店暫求躲避，詎敵機即于該處投兩彈，該店全部被燬，除店主羅某一家七八口被炸斃命外，另有避難者三四十人，亦皆同歸于盡。而距離該店六七丈之漢民南災場，亦死傷數十人，屍骸源源從瓦礫堆中挖出，殘肢斷腿，穿腸洞肚，血肉模糊，此種慘狀，直是人間地獄！即從事救護之工作人員，日與屍骸傷病爲侶者，亦多熱淚盈盈，不忍卒睹。記者于此災場附近，往復數小時，自東橫街而至海珠橋，長凡數里，目睹一切，均是被炸血肉狼藉之屍體，及呻吟號泣之傷者，與經爆炸後之沙坭木石，可哀也已！

### (二)分屍

炸彈殺人的威力，其破壞之猛，可稱至矣。敵機於六月五日炸中大附中時，在該校之避難壕上擲一彈，死傷避難者多人；又於正門門首投一彈：行人路與馬路之間，炸成巨穴，深幾二丈，濶達三丈；行人路上有大大可兩三人合抱之榕樹一株，連根枝起，削去枝柯，擲離數丈。而樹下有賣涼茶老婦二人，及販報小童二人，則被炸至粉碎。附中之運動場濶逾十畝，撒遍沙石；此報童與老婦之屍身，亦夾雜撒佈于

其間，惟當時各人在場中尋覓，而此四人遺屍之中，殘肢碎骨，竟尋不到一片有重逾四兩者。于此，我們也很可想像到近代殺人利器的慘酷了。

### (四)轟炸最兇的一天

敵機轟炸最兇的一天，是六月六日教師節這一天，投彈過百餘枚，災區之廣，全市外勤記者也無法調查清楚，而死傷亦最多。惠福東路，光復北路，中華南路，及新堤程壁元銅像前等各災區，被炸死者，多則七八十名，少亦三四十名，這一日被炸最爲慘怖。記者從各災區歸來時，路上所觸目的：到處彈痕纍纍，沙礫木石堆置，零亂橫陳，死者傷者屍骸狼藉，模糊血肉，隨處皆是。此外除各種戰時工作人員之外，行人絕跡，往昔最繁鬧區域如漢民路惠愛路一帶，則於烈日之下，荒涼如鬼域。這在廣州自有史以來，亦未曾有過此現象也。

入夜後，以各區馬路電線被燬過甚，災場馬路多停止供電，市面黑暗，益感蕭條如死市。記者于夜後並復到新堤災區視看，時尙有遺屍十數具，由掩埋隊用人力貨車一輛，將屍身移置橫排於貨車之上，拖往掩埋，而地上仍鮮血斑斑，是可想像當時被炸殺傷之慘狀。記者於此，徘徊久之，悲憤情緒湧塞心頭，哀傷無已！



(五) 淚與恨

六月八日下午，敵機在市區投彈之後，復炸河南小港其和鄉。記者於事後前往調查，在一坵屋門首，見一老婦拄杖盤地而哭，椎胸蹙足，聲切而哀，所謂巫峽啼猿，子規泣血，大約也不過如是而已。老婦爲莫姓，中年喪夫，獨撫一子，今年才廿許，恰於是處爲敵機炸斃，且炸成數十片，無可拾殮；所謂寡婦喪子，一切希望都告斷絕，是亦人生遭遇之至難！老懷悲愴，大約她這一生，有生命的一天活着一天，她也不會有一刻會遺忘敵人所給予她的荼毒的吧。又，敵機六日炸文德路某學旅，一青年從瓦礫堆中扒出，死裏還生，竟于街邊呼天痛哭。記者詢之，知彼爲汕頭人，此次係由汕私瞞父母，潛逃來省投考軍校者，遂乃一嘗敵人的炸彈滋味，於痛感之餘，以是沿街痛哭。然而，凡此血眼，又那里能用眼淚洗滌得清呢！又一次，記者在河南某災區調查，附近有數婦人及小孩，於敵機去後，默默無聲，在災場收拾其被炸已破之家，移磚連木，小孩力弱亦卒力以赴，毫無怨尤；目光虎虎，每一磚一木，都量度許久始忍釋手；心眼中充滿了憤恨之火，我固知在敵人所給予她的荼毒，於每一其一木之上，均深深地刻劃上一條血眼紀錄，等待索償，清算也！



犧牲者——婦孺一羣

長風攝

# 敵機大轟炸廣州日記

憾廬

## 小序

此次敵機大舉轟炸廣州，我以為是：（一）佈進攻華南之勢，威脅粵，牽制我方兵力不能北上增援；（二）破壞我後方商業經濟；（三）尤為重要者，是這樣取對華南有所行動之勢，希望英國焦急，聯合別國出來講和。但是，敵人的企圖全都失敗了！除了對世界暴露其獸性野蠻無人道之外，所得到的的是些相反的效果

然而 我們的同胞却無辜被炸，死傷了數千人，這，恐怕西班牙叛軍飛機（其實應當說，納粹與法西斯的飛機）轟炸馬德里和其他城

市人民，也沒有這樣兇狠與殘酷吧？可是，這廣州是華南最大的都市，而中國人的生活力又是特別強的，轟炸究竟能夠損傷得多少呢？而這大屠殺的慘痛情形，豈不是剛剛更可引起我們的怒憤痛恨，增加堅強了一般人的抗日意志嗎？

這回大轟炸，自五月廿八日起，至六月十六日止。我現在把它分日記下來。但這不過是概括簡略的敘述，而其實所流的血大可以染紅了珠江水，流到香港去，讓那些逃避在香港安閒享樂的人看一看！（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受感動？也許感動是感動了，但到晚上又被美酒盛饌，爵士音樂，舞女明星等感動了

過去你，有甚麼法子？！

五月廿八日

晨八時四十分起，至下午四時十六分止，敵機七十一架，分三次來襲：第一次，八時四十分至十二時半；第二次，午十二時五十分至一時半；第三次，二時五十分至四時十六分。上午十時許，敵機飛抵市區上空，在中央公園前安懷里投一彈，死傷平民百餘，中山紀念堂投一彈，落西北角，燬屋瓦，內部稍有損害。

其他敵機在市西轟炸，災區九十二處，縱橫數里。黃沙投五十餘彈，粵漢路南車站各部廠屋幾全毀。廣東火柴廠投四彈，全焚燬。市立第二中



學投四彈，幸爲星期日，故不傷人。柳波橋投燒夷彈數枚，死二百餘人。其他各處民房被炸倒塌者數百間。敵機在各處投彈外，並向黃沙沿岸船艇肆

暴，以機關槍掃射及投彈，炸沉大小船隻廿餘，死傷數十人。總計西區投一百二十餘彈，炸斃無辜平民五百左右，傷八百餘，可謂慘極！

德宜路三彈，毀房屋甚多；市民死者四百餘，傷七八百人。市區肆暴後，又分隊至西村投彈十餘枚。又有數架，分向河南往來盤旋窺伺，並低飛以機關槍掃射。其目的何在，吾人誠不易代爲解答也。

### 二十九日

上午九時四十分警報鳴，繼之敵機直撲本市，與我防空部隊發生激戰高射砲聲與機關槍聲，連續不斷者約半小時。敵機分數隊，入市區後，胡亂投擲炸彈達八十餘枚。市中心區之廣衛路德宜路大石路新豐街等處，被炸毀學校一，民房三百餘間，死傷無辜平民五百餘人。東山方面與西區黃沙，亦有多處被炸。

上午九時半至午刻止，敵機六十六架，分五批來襲，大肆轟炸市區，黃華路一帶投入九彈，法政路十餘彈，

### 三十一日

下午一時許，在市東區投彈，東山方面計投二十餘彈，毀房屋甚多，死傷平民二百餘人。

晨八時五十分，警報即鳴，不久而第二次緊急警報又至。市民於三日轟炸之下，避鄉逃港者甚多，居民驟少；而警報一來，多數奔向西堤，路上行人皆現慌急之狀，老弱婦幼尤爲可憐——但觀此時情況，即已令人憤恨敵寇無已也。

三時許，敵機又至市區，在廣衛路投三彈，一中嶺南酒店，二毀右鄰房屋。又蓮塘路大石街口投一彈，傷斃人民四十餘名。

余向來不逃避，三日來如常在社中作事，但及至聞得機聲輒輒，亦不能不停止，起而散步眺望。此時機聲已近，四邊人聲完全靜止，悄然無一聲響，蓋已若死城矣。

總計本日三次投一百五十餘彈，

### 三十日

倒塌房屋二百餘間，又起火焚燬者四百餘間，人民炸死者六百餘人，傷者千餘。敵機如此專炸平民，大概是牠們所關要「鎮壓不服我們人民的抗日

上午九時半至午刻止，敵機六十六架，分五批來襲，大肆轟炸市區，黃華路一帶投入九彈，法政路十餘彈，

聲響，蓋已若死城矣。



敵機甫入市空，我方高射砲即向之轟擊。敵以三日來轟炸市區已甚，今日乃轉而肆虐郊外，在西村塘溪鄉投十餘彈，炸在田間工作之農民，死傷百餘人。

### 六月三日

一二兩日，警報仍於八九時許即鳴，但敵機未至市區，蓋往炸粵漢路與廣九路也。

本日上午無警報，下午二時二十分警報又鳴，三十分再發緊急警報，五十分敵機飛至市區高空，以我高射砲猛轟，未敢低飛，僅胡亂投彈。河南沿岸落十餘彈，東堤七八彈，死傷三十餘人，蛋民爲多。又河南紡織廠落二彈，碼頭上平民死傷數十，而敵機在此處且低飛機槍掃射，似非屠殺我民衆不可也。

### 四日

上午十時二十五分，敵機數隊至市區，東郊，河南，西村等處，大肆其兇暴，各處投彈百餘枚。市中心區被炸甚慘，幾於各大街道均遭轟炸，死傷平民千餘人，亦云酷矣！

大轟炸時，余仍在本社，方校對宇宙風七十期稿。但後來爲機聲爆炸聲迫近，震動耳鼓，衝擊心肺，祇能起而諦聽也。是時敵機盤旋市區，高射砲向之轟擊，然市中心區則無防空設備，敵機伺隙而低降投彈，復昇騰而上，此「皇皇」震耳之機聲最爲難聽，纏刺耳而帶來一種威嚇人之氣勢也。

本四彈附近之大街道，均被投彈——余嘗笑謂本社儼然處於威脅中心——故炸爆聲每震顛甚，尤以高第街，維新路，教育路，三處之彈爲最，似屋牆地面均震動也。高第街一彈落時，灰塵揚起，隨風而來，余目觀其

瀰漫本社虛空間，似稀煤煙而稍帶黃色，向本社窻戶穿入。稍停視寫字樓上，灰塵佈滿甚厚矣。

下午二時半又有警報。敵機飛掠市空，防空隊發砲擊之，敵機飛往西村投十餘彈而去。

### 五日

上午九時二十分有警報，但敵機未至，在石龍炸廣九路；十時十五分解除警報。然而十一時二十分，警報又至，敵機分三批，共四十四架，陸續而來，少數往炸粵漢路；大部又衝入市中心區及北郊轟炸。城中被投十彈，死傷六百餘人，毀屋數百間。

下午未有警報，殆爲一星期來最安靜之一下午，余之感覺竟似有所失者然。蓋人之心理有不可解者，一星期許聽警報，殆亦成癡耶？

宇宙風此期決出特大號，初校

已完；「見聞」亦決創辦，擬「見聞」刊——然不知敵人正準備明天再大轟炸，使人民全逃，印刷爲之停工也。

六日

本日爲廣州市空前浩劫，敵機狂炸市中心區，被炸災區五十餘處，死傷平民二千餘，毀房屋數百間（本刊另有專篇敘述此一日之大屠殺及死傷情狀），灾情之慘，殆非言語筆墨所能形容也。

余仍在本社，惟聞機聲甚迫，飛機下降復上騰「皇皇」之聲與炸彈爆發聲極近，且連續而來，知今日情勢遠較嚴重。是時有數機低飛投彈者，均自東而西，於本社前之天空掠過，有人見一機尾部似冒烟者，低飛向東而去，以爲高射砲所擊；余亦見之，但未見有冒烟耳。

既而余方立社內一辦公桌前，忽

聽得機聲甚迫，敵機自東而來，知不遠，急退數步，立牆柱旁，繼之轟然聲甚大，全屋地基似皆震顫，而屋內屏間之玻窗皆爲破碎，有二約方尺之玻片墜於余頃所立處之藤椅，余若不退者頭部必傷矣。此後於同處（惠福東路教育路轉角，距本社數十步）又投二彈，聲震均極嚇人也。

中午警報又鳴，巴金靳以及文化生活社同人均擬至愛羣酒店暫避，因率宇社同人偕往。路上行人極多，人行道上，前後相接爲一行列，且彼此均急步而行。至愛羣四樓，止焉。至五時許，警報解除，同返本社。

數日前，陶君以同人爲慮，函電交馳，催往港暫避，余則以不願被威脅而停刊，主留粵至不能留乃去。然今日情勢已非，印刷工人亦必逃避鄉村，出版成爲問題，晚間陶君又由港來長途電話，催同人即刻赴港。於是

與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人約，於午夜車同赴港。

七日

侵晨五時半即來空襲，市空盤旋後，飛天河及西村一帶投彈。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警報復鳴。二時二十分，敵機三十三架，分三批衝至市空，與我防空部隊陸空激戰。敵機在市中心區及河南西村等處，投數十彈，死平民百餘，傷二百餘人。

夜間，敵以有月亮，遂續來空襲，八時十分至十二時十五分，計敵機六批，至市郊，在西村天河轟炸，並曾數次於西村投下照明彈。

八日

本日仍日夜狂炸。上午十時許炸近市各地，粵漢路，及樂昌車站。十時半，又一批襲本市，於市區河南西

村等處轟炸，並投燒夷彈，焚屋毀房甚多。計各處死傷二百餘人。

嶺南大學為美國教會所辦，今日被投彈三枚，幸墜西南角園地，其一未爆發者深入地面七八尺。

晚間，敵機又分六批來襲，自七時四十五分起，至十一時半始解除警報。市區被炸者為德宣路，蓮塘路，大石街越秀路等處，又河南紡織廠亦被投彈。

九日

晨五時十五分警報即發，至十時十分解除。敵機數批，或掠過市區，至白雲山窺伺，或往沿鐵路投彈。本市被炸者為德宣路，西村，黃沙，惟死傷人不甚多。

晚七時廿分至十一時十分，有夜襲。敵機五批輪迴轟炸西村及廣九路。九時許，敵機會來市區上空盤旋，并在西郊投照明彈偵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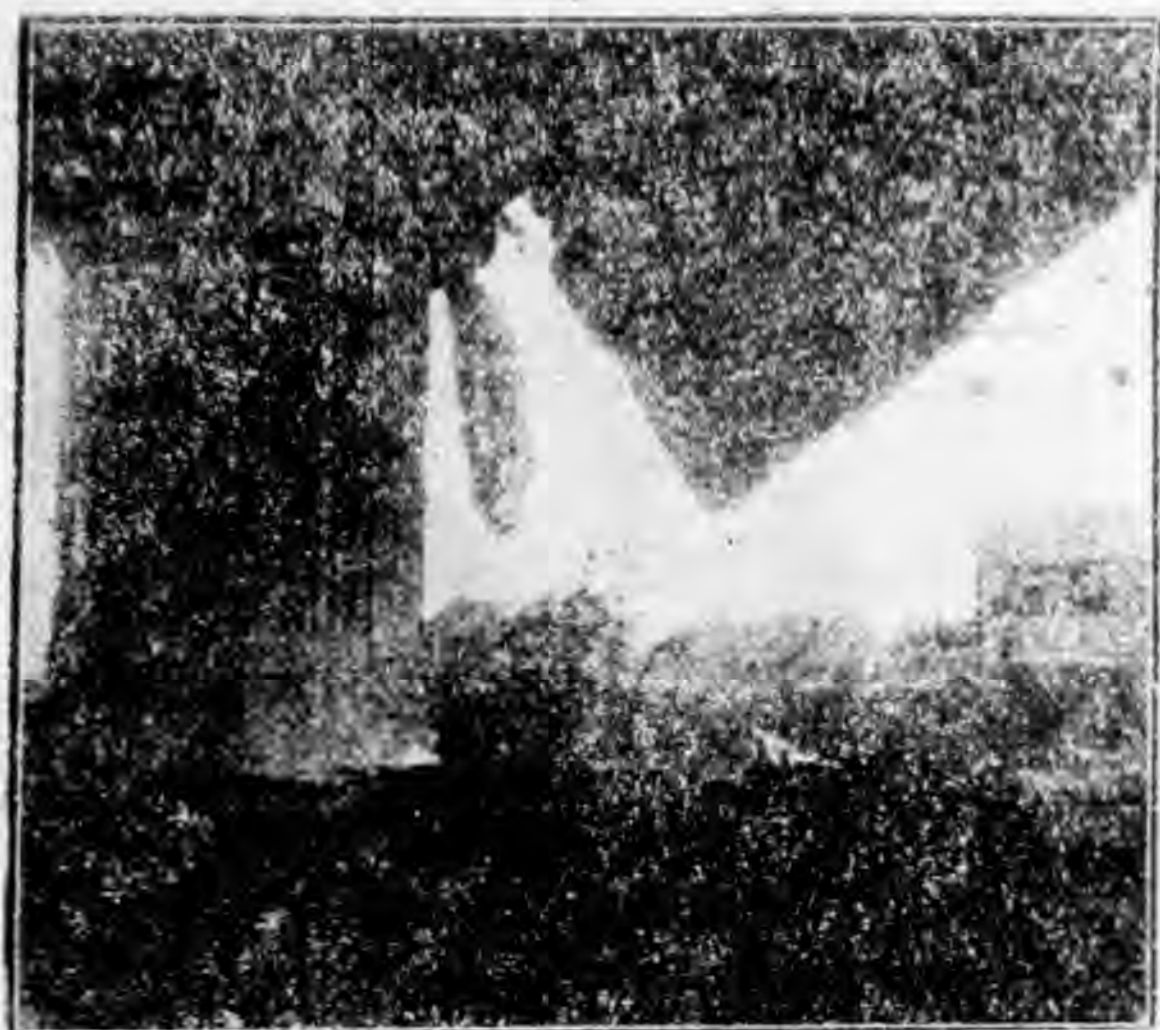
旋，并在西郊投照明彈偵察。

十日

日間因雨，敵未來襲。晚雨止，明月皎潔，遂來夜襲。七時半警報，至十一時四十五分解除。市區被炸者：越華路，法政路，天官里，與北郊之第一監獄。又市北區黃華鄉被投彈多枚，死傷頗慘。此外又於西村投彈，協和女子中學落七彈，三枚中宿舍，毀損甚重。

十一日

夜間有空襲，七時四十分警報，十一時四十分解除，敵機分四批而來。在市東西上空窺察，後在河南投六彈，一彈沉船艇廿餘艘。又在大沙頭，西村，及南堤河面，投數彈，炸四村者四枚均重量彈，落荒地，無甚損失。



炸被學中二第立市

隊護救華中之後炸被



十二日

昨敵未襲本市，而向鐵路轟炸。今日復日夜來襲。晨八時五十分，敵機兩批十二架，飛市東北上空盤旋。後五架飛粵北，往炸鐵路，七架在白雲投數彈而去。

晚七時四十分，警報鳴，至十一時廿分解除。敵機分一批往西村投四彈，一批往佛山，又折回市區，在西村投二彈，目的在廣雅中學，但未中，落田間。第三批九時半侵入市空，在西華路尾亂投七八彈。第四批十時十五分，亦在西村投四彈。

十五日

昨日敵機未來，往炸廣九路及東江一帶。本日復來轟炸市區及粵漢路。晨五時許，警報即發。不久，敵機十二架已至市區，我高射砲猛加轟

擊，敵機即散開，分在正南路，蓮塘路，大東路，東泉二橫路，禮街，興雙槐洞，等處轟炸。災情以正南路為最，全路房屋，於五日及今日之炸，無一幸免。本日人民死傷者百餘人。

十六日

晨三時許，皓月當空，敵機三架來襲，在東區百子路，東龍路，東平路，東泉大道，長平里，紅花崗，等處投十餘彈。

百子路落二彈，中聖希利達女校，毀校舍三間，校具甚多。該校為美國教會所辦，未知何以被炸。又中華聖公會培德婦女學院亦落一彈，場內部洋樓一間。英人屈氏住宅，亦被炸及。此種行爲，日人將自解爲誤中歟，然若嶺南大學，固僻處河南一隅，距市中心區數十里也。總之，其摧毀我國文化機關，自始至今，仍爲一貫的行

動，故並外國教會所立學校甚至爲婦女的，亦不恤加以破壞也。



美國教會所辦之聖希利達女校被炸，毀校舍三間。該校想亦日寇所認爲反日運動之文化機關歟？我意該校經此一襲，即本來不反日亦反日矣。

長風攝



# 血賬的一天日記

徐之奮

六月六日 星期一 晴

敵機自廣州市區開始屠殺，今天已經整整的十天了。

太陽在早晨漸漸地展開燦爛的樣子，馬路上的樹木，吹着一點風，便曳曳地作一會兒的叩首禮。幾隻小鳥唧唧着，叫出歌兒來，「吱吱」的蟬子，張着兩翅膀，又嘈雜起來，混成一片悶悶的夏日，我踱來踱去，手裡拿着一本愛好的讀物——宇宙風第六十八期——它，告訴了我許多新知識，及各地情況；還有些戰地的「報告文學」。我躺在沙發上，看得正濃的時候，「嗚嗚」聲的空襲警笛，老是在早晨裡又奏起來。那時正在八點

鐘了，我很鎮定地，毫不介意的仍然吃我的飯。在吃飯的當兒，遠遠的傳來很渺遠的「隆隆」的聲。吃過飯後，解除的警報又在那兒發出——這一過，可算不甚利害。

十時許，又拉出刺耳似的警笛，我仍不覺得有什麼恐怖。但是，閉了眼睛，腦海裡又活的現出猙獰惡魔的面孔，兩眸斗大的，持着屠刀，快要來臨我們面前了——這樣的情形，使我心裡從沒恐怖中生起恐怖。

如洪水一樣的急，一會兒，緊急警報又响了。我因事要往別街去，很平常的出門去。走了幾條馬路，那些路上的行人，沒有什麼恐怖呈現，還是走着路；有的抬着頭，舉起了手到

額邊，他們的四面八方的好像旋螺般的，望着天空那散浮的雲團。他們的心理，是看有沒有敵機進來。

「開了機聲了。」一個中年的人，像是聽覺很好的這樣告訴。

我也立住足，同樣的觀望着，但半隻影子也沒有。過了一些時間，真是聽到有了微微的「嗡嗡」聲，打動了我的耳鼓，這時我才相信了。牠好像要測驗我們的聽覺，看我們能辨牠在何方似的。聲音開了，許久，還未見到敵機的影子。

「呀！東方那一邊有了四架呢，你們瞧見嗎？」一個辨出了指着說。

大家的視線也轉望着東方那一堆一堆的白雲，在那雲隙間蔚藍的靜空

緊記！

敵人殺死你的兒子！



我們記得，永遠不忘！

長風攝

裡，發現了四點白小點，像蚊子般子的行，向着北面飛去。

「砰！砰砰！」高射炮的怒吼。

在那幾架獸機的尾後，點了幾點黑色的高射炮煙於那白雲間，這幾架獸機，便飛入了前面那朵白雲當作掩護了，東南面又飛來的三架，「品」字樣的直飛，低飛降了一些，向着西北面飛去。

「卜卜！」機關槍聲像連珠的密作起來。

「呼……」沉重的降下聲。响過後，我急側臥在地上；有些人是急促地蹲作仰輪的姿勢了。

「蓬隆！」

這巨大聲浪，震撼我全身，一陣有力的風，刮過耳朵。過後，我抬起身體來，看那西北角很近的屋後，滾起了淡紅白的濃煙。這時有點風，煙

隨着風把馬路籠下一層淡薄的霧。

「呼——」又是作投彈的威脅聲。我聞了聲後，又急伏下地上，一動也不動。

「蓬隆」的連連續續的响着，這是較遠一些不甚大的爆炸聲。

獸機隨着「卜卜」的響聲，便

高飛去了。市空的四週，都奏着「噹

噹」的機聲「砰砰」的砲聲，混成一幕活生生的火線上景情。砲聲靜止了。

回，又有一架獸機由南向北作直線飛行，剛剛飛至我站立處上空，作衝下的動作，「呼……」的聲又作了。一個

黑細長的在那機翼部一側落下來的炸彈，發出「茲……」長而尖銳刺耳的

聲浪，斜斜的向北飛過去。「蓬隆」的

聲又在那隔過去那幾條街的响着，同樣的噴出烟燄來，牆壁恍似欲塌的搖

了一搖。我當時捏了一把汗，獸機飛

走了，神色稍定一下。砲聲還像是作監視的樣子，不斷地吼發，獸機還散開盤踞市空；那兩隻大的重轟炸機，現出黝黑粗笨的體。帶着未投擲的炸彈，迴巡着上空，猙獰的面目又露出來，正找尋着人多站在的地方來發揮其獸性哩！

馬路上的救護車，沿路救着被流片所傷的市民，好幾輛的駛過。

對面的一間商店，門前許多人擠作一團，我爲好奇心動，也跑過去瞧一瞧。人叢中見了兩個女人，一個是年紀老的婦人，又一個是青春的少女，臉上骯髒得很，呈現出一種極度悲哀的樣子，那婦人背着一個年紀很幼的孩子。她們頭髮都遍佈着白色的細粉，衣服也弄得滿塗過。年少的一個是年青的人。衣服扮得那麼美麗，但光滑滑的頭髮，却是變成塵垢的白髮

老婦了，甚至連眉毛都白了，真是踏過灰堆出來的一樣。

「婆婆，你們是從那裡脫險到來的？圍」着的人問他。

「是從前面那條街。」老婦搖了搖頭，作一口嘆氣勉強地說。

她說到這裡，苦着咽喉，欲哭的樣子。她想繼續說下去，但那間店裡一個人已經倒進了一杯茶來，說道，「請喝一點茶吧」。

「謝謝。」她很感謝的接過去說。喝茶後，衆人又紛紛問及避炸情形；也有的作安慰的話來慰問她。

她繼續說：「我在那邊避難，那知沒有天良的獸機，竟在我站立處附近投下了幾個炸彈，較近的那座三合土建築的洋房，便立刻塌倒了。當被炸那時的沙泥亂飛了，我當時也不知不覺地暈下去。後來救護隊將我救出

來；驗過我，說我沒有受傷。所以我便匆匆的離開這裡到來的。」

她斷斷續續的說出這段話。圍着的人聽得悲憤交集了，有些禁不住洒出幾點同情淚。這種同情互助心，令我們感到人類的本性是有這樣的！

獸機遁走了。然而，不久又再衝入，炮火又展開密密的射擊來。這圍着的人，又散開去。炮聲靜了一些，微聞「隆隆」聲，想是很遠的。不一會兒，機聲不聞，炮聲也不作，人們的心情又鎮靜了。

「嗚——」長長的氣笛聲發出來，是解除警報了。馬路上，霎那間便活躍起來了，我也步回家裡去。馬路兩旁的樹木，被那熱烈的陽火，烙印出很濃密的陰影。

午間出版的「國華午刊」，販紙報小孩童如潮一般的經過。在路行着



的人，爭先購買的盛況，真是顯出得特別熱鬧，好像不要錢派送的一樣，他們爲要知道獸機蹂躪的地方，更想知道親友的住址平安與否，因此大家都搶着買去看。

到家裡後，接到L君的電話說：「他們附近處遭了幾顆彈，幸而的房間無恙。」他們均避到別處去，不然，則難免受驚不少了。我接到他的平安報告後，得了一點安慰。

晚飯後，幾個同學來訪，打算往街上逛，一面想去慰問那些親友，一方面作個災區的憑弔巡禮。經過了數處災區，有的時間是比較久的，便一股腥臭味發出來，觸鼻欲嘔的。有些災區，陳在地面十幾具屍體，正是待着親屬來認領的——有的折了手，斷了足，穿了腹，露出腸臟來；還有的肉塊，是墨黑的一團；有的親屬在

痛哭着——悲慘之聲震動了災區的四週。有些屍體還有着蒼蠅附着的；掩埋發掘隊，正在那兒做着工作。災區的近着的地面，滿遍了玻璃屑；頹墻敗瓦，更現着滿條的景像。這裡是貧民們世居的住所，而今竟遭了暴敵毒手！

回家時一路踏着金黃色的晚陽；籠罩着大地的光綫，把人們的影子弄成了數丈長，而夜的幕漸漸的墜下。與友分道後，獨自地回去，月亮已掛在上空了。一路兜着風，到家裡坐下。這時，時間已不早了，八點鐘將近到。

「電燈爲什麼不亮呢？」我懷疑地想着。

後來走出門外，街燈也是同樣未亮，我心裡忽然自作聰明地想到：大概因爲災區的電線，今天被弄斷，待

修理後才可以供電的。現在恐怕是管製了的罷。這是不重要的，我們可以用石油燈代替就行了。

燈光不甚亮，比不上電燈那樣明亮的。我在這間沉寂的房間，依然的伏在書桌上，開始奮興地錄着今天的事，心裡湧出悲痛的情緒來。

窗外的樹木和還未圓的月亮，好像來看我紀述惡魔的屠殺史。我一口氣的沒開斷地錄寫完畢，放下了筆杆，便跑到寢室去。

眼巴巴地，許久還不能入睡，有時想着今天的災情慘重，有時又幻想着明天未來的災况如何——這一夜真是輾轉難入睡的。

（摘錄日記簿中，記於廣州晚上）

# 記「六七」

錢

誰也不會忘記，六月七日的前後十餘天，日寇逞其兇惡，大舉狂炸我們不設防的廣州市區，死傷無辜平民數千，炸燬房屋亦在千間以上——尸骨橫飛，破牆殘壁，災情慘重，爲自古所未有。

日寇這種狂暴的獸行，據說：要沮喪我們的民氣，減低我們的抗戰力量，殊不知事與願違——蹲得低，跳得高；壓力愈強，反動力也愈大。這次，我們廣州市橫遭日寇空前的浩劫後，不獨提高了我民族的國家觀念和抗日的情緒，且引起了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深切的同情與公憤，一致痛斥倭寇不顧人道，屠殺無辜的平民，踴

躍地舉行了捐輸，和一餐一碗的種種運動，集資援助我們的中華民族。這些情形，也便是日寇施其獸行，狂炸廣州市後，所得的回禮。

現在，我把六七那一天，個人方面橫遭敵機光顧的經過，約畧記述於下：——

去歲八月間，敵機開始空襲廣州後，他們的技術好像一隻紙老虎，老早給我們拆穿了。看！巨大的紀念堂，端端正正的坐在靠山的地面上，敵機拚命的轟炸，結果不過微傷。我看了這樣的光景，便抱定了不避的主張。

六七前許多天，敵機形同瘋狂，

不問國際公法，胡亂濫炸平民房屋，殘殺救護人員。本來處在這樣的情形下，應該向安全地帶，暫避其兇，免作無謂犧牲。但是，我仍然視若等閒，不奔不跑。因爲這樣，不少朋友帶笑向我勸告：「錢！要看看風色，無謂犧牲太不值得，而且在這非常時期，萬一不測，花園辦不來。」我聽了，竟然笑答之曰：「吉人天相，那有這回事。」

六七日早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警報，接着哀鳴，那時候，我獨自一人，坐在住所的房間裡，約二十分鐘還不聞機聲，辦公時間又將要到。我穿着衣裳，走出馬路，突聞厲聲一

喝：喂，不准通過。我沒提防，嚇了一跳。原來一枝矮樹下，有一位守衛蹲伏着。我心裡不禁暗自發怒：媽的，有槍桿的人，胆子這麼小。但是，機聲的確汪汪作响了。我爲着路阻不通，折向某大學校長的大廈門階暫坐，舉目一望，鳥雀無聲，一片荒涼，爲之悽愴！片刻後，機聲已靜寂了，我不待衛兵允許，復緩步走向辦公的所在。

午餐後，警報又頻頻哀號了。我又抱定不走主義，解衣午睡，約十分鐘；辦公時間將到，步出門外一望，鄰居老早跑光，不見人影，也不聞狗吠，靜悄悄，剩着空巢。我看看這種的光景，不禁無限的感傷，沒精打採，走到辦公室。須臾間，機聲汪汪，炮聲隆隆，各同事均相率奔入地下室。我服務的一部份，有一位主任

王先生，因爲看着過去幾天，敵勢瘋狂，再三叫我一齊到地下室去，我覺得好意難却，不由不矛盾起來。放棄不避主義，跟着向地下室走，行不數武，突有一位同室辦事和隔鄰居住的朋友謝君，高聲喊道：「喂，錢！往那兒去？」答：「地下室。」我們倆鎮守，不要走吧。」我聽了這話，心胆益加雄壯，馬上折回。但是，辦公室已給主任暫行關鎖，悵然不得入。於是，謝君走南邊的辦公室，我坐在西邊的一張藤椅，找了幾張信箋，提筆欲寫的當兒，敵機來到了頭上。憑窗一望，八架機在高空打轉。我想：不來吧，依然坐着寫信。不一會，機聲如巨雷，好像要投彈的聲浪，心裡暗想：背靠玻璃窗，萬一附近中了彈，窗上的玻璃，一定被震飛射，非死也傷，當即棄筆走入磚牆擋住的樓梯階

上，有特警二人作伴。真呀！敵機果來送禮。休，休的炸彈，非常的刺耳從空中下降，砰然一聲，勢如山崩，玻璃戶扇，都被震碎，磚瓦片，脫落作响，塵埃沙石，蒙蔽了辦公房屋，如身入烟幕中；我和特警都俯伏梯階，聽其自然，但不由不驚汗奔流，三人都以爲此生已告完結。後來我放胆仰望，但看樓板的士敏土樑搖搖欲墮。敵機好像知道我們還在屋子裡，汪，砰！汪！連續不斷，下了七顆彈，房屋震動，站也站不住，我對特警說：「多麼兇呀！莫非完了！」特警動也不動，俯伏梯階。停了好些時候，不聞彈聲，特警才抬了頭，長吐一聲：「丟那媽，還有嗎？」我聽了不禁一笑。謝也由南邊走過，大聲疾喊：「錢，錢君！怎麼？」發音急促。我從樓梯走出，高聲回答：「尚在人



間。兩人見面，互慶生存，說不盡的欣慰。但敵機仍在頭上盤旋不去，兩人坐定，正要談話間——砰，砰！又投下了兩顆炸彈。足足經過半小時，敵機才離開遠去。兩人伸直了腰，如釋重負，從容登樓一望——哈哈，辦公房屋，安然無恙，敵機所投炸彈，原來在附近空地及平民住宅。但看平民房屋，斷牆殘壁，瓦礫遍地，莫不令

人傷心痛恨！再注意遠眺，我和謝君的住所，也作了炸的犧牲了；某大學校長的大廈，已成了平地。六七下午三時，日寇給我判定了難民，衣物悉葬泥土瓦礫中，身外無物，惘然不知所措。最使我痛心的：好幾位朋友的照片，眼睜睜地在泥土中含恨；我所愛的書籍，和一本日記簿及文件書信等物，也付諸東流。我

永矢不忘的六月七日，今生縱然不能復仇，也要教兒孫替我爭氣。我的住所，是一位大學教授侯先生，吾耕多年，含辛茹苦，積下的血汗錢所建築。規模雖小，而設備俱全，花園庭院，書室客廳，水廁浴室等，無一不備，現在橫遭浩劫，瓦礫一堆，不禁爲之一嘆！



英人胡佛視察之後市立二中



拱衛市空之高射砲

長風攝（上圖同）

## 夜襲

肥伯

敵機夜襲廣州，自去季九月間有三幾晚來過幾次，慘殺一些無辜老百姓以後，住在廣州市的人民，對敵機夜襲比日裡空襲有點害怕，理由是：白天可以看到敵機的姿勢，它如何舉動，總可以看得清楚，比較的容易應付；而夜間雖月亮光明，但飛機因面色關係，只聞它在空中嗡嗡機聲而不見其形態，在黑夜裡夠得令人不安。我有一次偶然到西關碰到夜襲，第一次警報鳴鳴了，電亮受灯火管制完全停息，馬路上行人在黑暗裡惶惶亂撞爭先恐後奔避，十分狼狽。此時我想，其實敵機還沒有來到，或者因為在黑越越道上，原始人怕黑的本性被

那個警號喚起而驚慌？事又奇怪，不能一概而論，在漢民路上或其附近的人們，就現出別個樣子。他們對夜襲也是怕，但沒有像在西關住的人那末慌；正當電光休息讓明亮的月光直射地上及房屋一面，這一隊隊的三五成羣男女或携帶着小孩子在路上逛來逛去，態度安閒，一似懷有詩意在路上賞賞月亮，以至到有機聲在上空嗡嗡時，始有些緊張。

自從倭寇要動兵犯華南，而前月的大轟炸屠殺廣州市民，這時候月亮開始有了一綫之光，而後再一天天增長。此時就有人計算對於敵機夜襲快要到，很憂慮的想着——到了三四兩

天，大家談話中脫不離這兩句：「今晚的月亮這樣好，敵機正好來的。」

「月亮雖然是有，很早就偏西，敵人的夜飛行技術不甚高明，這個時候不會來的。」

七日下午七時五十五分，警報鳴了，證明敵機真的來了。當時全廣州市空氣緊張，無論那一個，都露出沉重的面貌，沒有一人能有歡悅的顏色。

那天夜襲，人們與前時的有點異樣，大家沒有詩意，沒有聲息，只有逃避。有錢的，老早便在西濠口地帶找着一間建築堅固的酒店，開一房間

歇息，免去很多的麻煩。無資格住酒店而沒有胆量的人們，警報一响，急的跑出門外，那一雙大腿經已軟了多，不管三七二十一，見車就搭，車夫敲竹槓也不計及，只要自己坐在車上，免去自己一雙軟腿跑不動時捱飛機威嚇；而且有了車代步，總是求得點精神安慰，何況除趕快逃命以外，還具有『爭先』的意味。離不開生活在地的，他們只有就近選擇定一所避難的地方，等警報响了走去一避，躲過片刻，敵人如沒有開玩笑，那就拉倒。還有一種不知生死而又喜歡看熱鬧的人們，應用遊擊躲法，飛機在他站在地方上空盤繞着時，他只有停一停避一下，飛機過去，他就又走上別的地方了。

初時，大眾捱過了大規模的轟炸教訓，對夜襲懷着神秘的恐慌，當第

一次敵機已在市空來往盤繞時，機件轉動磨擦相激，和燃料爆炸的聲浪振盪空氣而成一種粗厲的音波下來，夾雜一兩回炸彈爆炸的隆隆聲响，予人們以威脅。素來浪漫不受拘束的廣東人，此時大家只忍受着不動不言，肅靜到每個人呼吸的聲息也聽到，須靜待機聲遠去才稍稍呻一口氣。一次二次三次捱過了，夜深了，大家都疲倦得很，不管敵機來不來，大多數冒險離開躲避地方，陸續返家安睡——唔，敵人也是同我們一樣的疲倦，一樣要在這夜深的時間安歇。于是一晚，兩晚，三晚都是這樣，不久就見慣了。

廣東人具有先天的適應環境的性質，他對於某一種事物，如不知道時，就非去請教人家指示的明白或自己運用腦力去尋求一個答案不可。有了答案他就有辦法應付，這便是廣東

人適應環境的根基。敵機連續數晚夜襲，強迫廣東人運用腦力去想它的威力究竟是什麼程度！很快，知道敵機來的只是三兩架，炸彈重量不大，爆炸力有限，投下的照明彈怪有趣。于是乎不到幾天後，沒有以前的畏懼緊張神氣，沒有狼狽的情形，回復他們在月夜看敵機的詩意。要是沒有軍警干涉的話，他們就三三五五聚在一角落，仰觀天空，找飛機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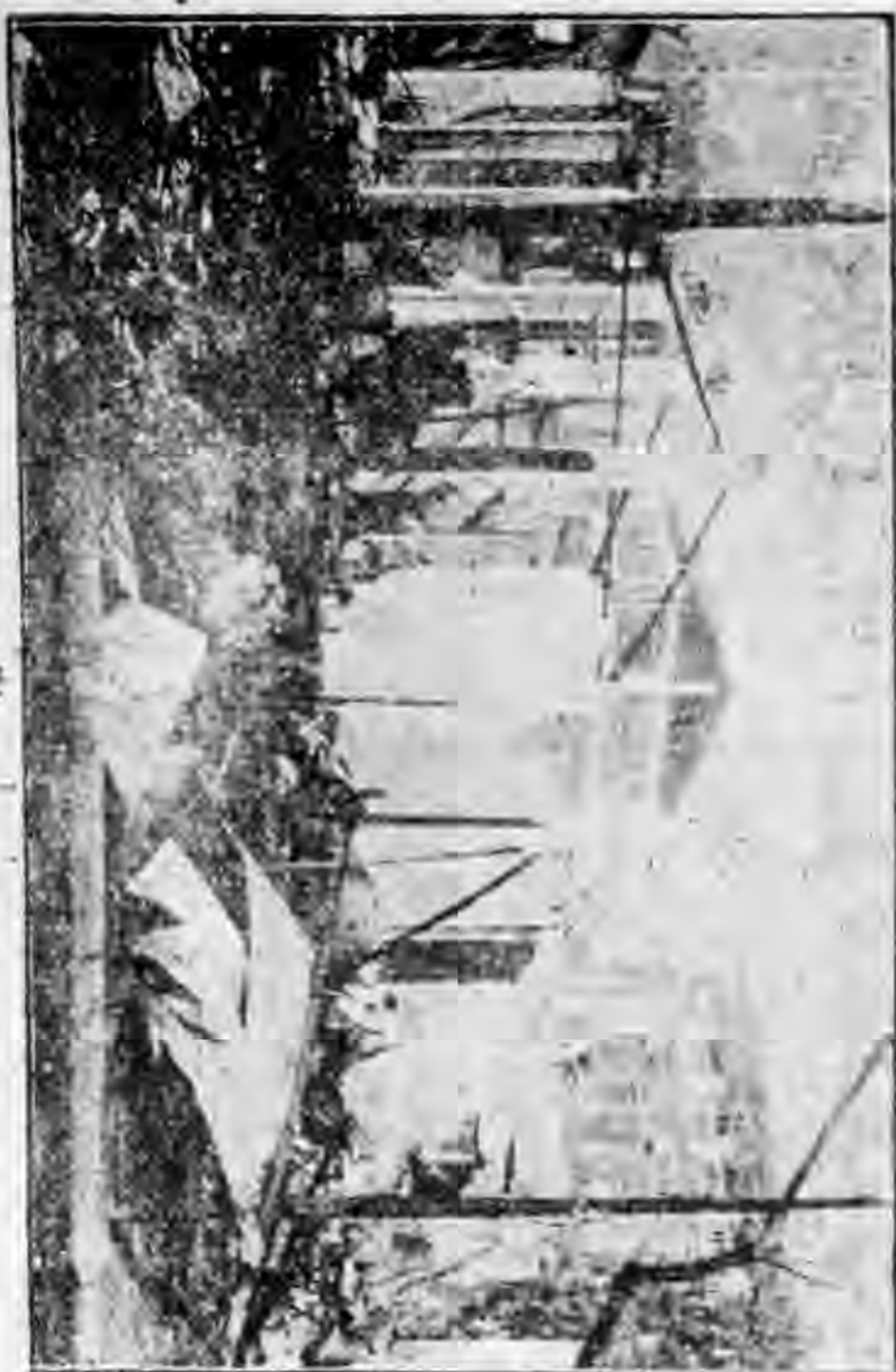
倭寇空襲的威力，能不能征服廣東人呢？這個問題暫且撇下不提。關於夜襲，敵方最出色的，要算八日晚了。八日下午六時許，西北方天空滿堆灰黑色雲朵，驟然狂風大作，層雲由西北隨着狂風吹送滿布四空，頃刻間雨隨風至，雷電交鳴。此際人人都以為敵機今晚不能來，那知道不滿三十分鐘以後，雨散雲收，一輪明月



從東方疏落雲隙中，起而朗照天空。不久，警報响了，大家又像學生上課般去躲。在九時至十時之間，寂靜的廣州，四空傳來札札機聲，隆隆炸彈爆聲，襯以明亮亮的照明彈，遊盪空中。但這時有點異樣，四方八面撻雜很多機關槍手榴彈盒子炮步槍聲，不斷地密密响着，這時候確使大家情緒

不寧，不知道是什麼把戲。第二天才明白是些漢奸，正利用夜襲人心動搖的機會，謀乘機暴動，重演一次元月四日的大暴動計劃，要將廣東人變做亡國奴。那知道「一，四」事變被廣東人自己打消，倭閣近衛雖然吹過法螺什麼華南新政府出現，結果做了賠錢生意。而這次漢奸的暴動，更不長

進，除了空放些槍彈外，當場被老百姓，壯丁隊，軍警等監視嚴密，動也不能動，料是東京倭閣，花了一筆老百姓血汗，賺得這微細已甚的報告。漢奸串演夜襲，不外如是。倭寇要征服廣東人的把戲，大家看透了！現在只有登陸還沒有搬演來，廣東人正等待它來，比一比高下。



攝風長

下潭燒夷於燬房民家十數沙黃



燬被部全廠柴火車東廣沙黃

# 廣州在大轟炸下

葉桂良

「我是個毫無感覺的人麼，頭腦已麻木了嗎？」近來我常常這樣想着，自問着，有時更自以為確實呢！爲什麼會這樣呢？就拿近八個月來，在暴日飛機大轟炸屠殺下，我的情感是怎樣，可以見到了。先前，我本來有職務在一個最安存的地方的，抗戰了四個月，全沒聽過敵機聲響的，而我却不願安居，要極勉強辭職才得離開那裡，走到廣州市見識世面，見識空襲，這種心理是無可解釋了。

在廣州市八個多月了，過去的四五個月，已經不少警報聲給我聽過。那時的平民們，很少驚慌亂跑的，祇有夜間是例外；大概這種總是窮同胞罷。故在五月下旬的被大轟炸之前，聽到緊急警報時，市面的秩序確不見什麼特別情形，我的感覺是這樣。不過，有許多私家汽車戴着華裝貴服的男女們向西堤開去，聽說是到沙面去，或到沙面對岸的六二三路洋樓下。至少也駛到了西堤，進入那幾家七層以上的上等酒店裡。在馬路兩旁騎樓底，尤其是四層以上的水泥鋼骨的洋樓底下的避難室——實際仍是騎樓而經公家用沙包圍着的，就

見聞 第一期 葉桂良：廣州在大轟炸下

叫市民避難室——那裡多站立了許多青年壯年的紳士們，穿的多是貴質的洋服或制服，襟頭掛着機關職員的証章的？我想他們因沒有汽車坐着逃，只好站到警報解除了。可是，我看他們的神態，真不知道他們是怕空襲的，並且天空又沒有飛機聲響。過後，等到五月大利工廠和小北等地被炸了，情形便不同了。人們不等第二次的緊急警報，就紛紛走向西堤去。我在漢民北路站過幾次，祇見一隊隊的人群自北向南走，其中襟頭有証章的更不少，氣呼呼的在我身旁掠過。那時候，我又看不見他她們的神色怎樣地張皇，也沒有什麼感覺。至於汽車的隊伍，我曾在大新公司七層樓上樓窗下瞰，見着無數的車輛擁擠停在路上，成「兩路縱隊」或「不規則的縱隊」，足夠半小時還駛行不清。當時一個人向我說，乘車的男女們的心理真不知怎樣焦急呢！我才想起，要是沒有這一句，我至今也還不會有這想頭的。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所舊式大屋宇，中座很深濶，屋頂也很高敞，把後半截建了樓閣作辦公室，地下前半還很空闊

的。我想敵機的炸彈未必炸個正着，即使鄰近被炸而牽連倒塌時，屋頂的瓦木是不甚重大的，就不怕被壓壞，也就不怕死傷。所以，我很少跑出街外去避難，有時聽見機聲，我還是執筆寫字。可是，同事們却都跑到不知那裡去了。近年大家都以為青年學生能作事，有勇氣，並且對國家民族也必能愛護；我一向也以為受過中上教育的青年，至少必能對職務負責任的。見到同事多屬高中或大學的青年，時時都喜歡而敬重。近來常見到他們匆急的奔逃，就要想出他們逃的理由，然而能夠知道的只是一個——怕死傷危險。同事中一個少年的，每次聽到緊急警報，就什麼也不顧，只是飛快的走，我每見他走的狼狽樣子，和下樓時那貴價皮鞋打得樓梯响的聲音，我就笑不可止。後來他進步了，有緊急警報或也不急急跑走，而照用平時的莊重步伐下樓了；不料有一次因特別事情未及隨警報聲先行，機聲剛微微聽到，他恰寫着一個字未完，也丟下不顧，連那已脫下的漂亮西裝也不要——他往常總是一手拿起邊跑邊穿的，我更笑得放縱了。所以，他在警報解除後返回時，就對我說道：「逃避危險有什麼好笑呢？你看每次遇難的，那些住着舊建築物內，被炸彈震塌他的屋宇而壓倒致死傷的，總是居多數，而被炸死的反不多呢。所以，找堅固的地方暫避危險，到底是合理的。」我沒有理

由反駁他，只是心裡暗想：一天幾個鐘頭的被空襲，人人都放棄職務走了，這種損失很難計算哩！況且他們不是常喊着「國家民族高於一切」和「犧牲救國」的口號嗎？個人生命既可犧牲，那尚有什麼危險的可怕呢？但是，我至今也還分不清那一方面是合理的，也想不出笑他的理由。

人們對白天的空襲已那般恐懼，就對夜晚的空襲當然更加恐懼了。我首次聽見夜間報警的號音，馬上就見人羣的奔走衝刺狀況，所謂「人潮湧」一句恰好形容。那時的秩序是紛亂的，陰暗的馬路上，一大堆一大堆的人羣黑影，堆來堆往，確像浪濤的打上沙灘一樣。後來次數多了，秩序也漸好了。然而，偏有些人勉強要點燈火，也有些婦女要燃神香，也有些人要點火吸香煙，至於大聲喧鬧的更始終不少。於是「漢奸」「漢奸」「打漢奸」和「捉漢奸」的聲音也亂响。有一次，我是在西堤某一座的樓房上靜候解除警報，那是晚間九時左右，暴日飛機的機聲皇皇，由遠漸近，由微小而漸清晰的時候，我明知人行路上有無數的人，是站到擠密男女老少的人陣，馬路上又滿停着汽車的，而在那機聲响的時候，忽然完全沉靜，靜到使坐在樓上的我幾乎要閉着氣不敢呼吸。那種靜，真是我一生未曾經歷過的，至今仍記得清楚，却又描寫不出的。剛好機聲由近而遠的去了，由大聲而漸小到不



能聽見了。馬上——即刻又即刻的——喧嘩聲與步履聲從地面大鬧起來；於是，又有人（像是警察）在喝罵，依然不能制止。可是，突然沉靜了，原來又有第二批機聲遠遠響着。這樣的一靜一鬧，經過了三個多小時，終之全沒有機聲。約過二十分鐘了，嘈鬧就忽然大起來，所謂像萬馬奔騰，像瀑布的響聲一樣也似的，是人群的響聲向東邊流去了。汽車聲也夾雜響着流去了，隨着就是解除警報的號聲，我也跟着下樓返家去。我住的所在，本來是極繁盛的馬路，可是今已非昔比，全不像往常的半夜樣子，因為太靜的原故。然而，我覺得自己的家還是一樣，自己的心情也還是一樣，並沒有異樣的感想——悲觀，畏懼，或驚訝！

夜襲，六月七日由晚上七時半起直至近十二時才解除；以後夜夜都有三四個小時的夜襲，一連來上七八夜，那時正是舊曆的五月中旬，夜夜總是上弦月亮的緣故。廣州市已經在白天被大炸了四五天，許多電燈綫路被炸斷，遂致許多地方沒有電燈，馬路全黑暗了，對面不能見人，人也走空了無從可見。於是我只好個人靜坐在家中庭院間，對着銀白的月亮，靜聽飛機響和炸彈的爆炸響。日本轟炸機的人員，確能死守規矩，每次響炸彈一定是四响，很少不足四響的。在雪白的月光下，我萬慮俱寂的聽候着，「皇皇皇」的飛機聲情

見聞 第一輯 葉桂良·廣州在大轟炸下

楚了，在西邊，東邊，左方，後方，陡的鳴鳥響，那是落彈無疑了，我心裏祇知道隔遠着，不用懼怕，旁的想像，簡直一絲也不會想起。果然，「隆」「窮」「隆」「窮」，——二——三——四，我還替牠數着那炸彈轟響的次數。隨着機聲又皇皇聲繞飛一下，便漸去漸遠了。但是過不了十五分鐘，第二批又來，依前一樣，又是一、二、三、四，四次炸响。有一次，我怕蚊子咬得利害，不避人駛的大飛機，却怕小飛機咬虫，走到牀上，放下帳子安心睡着；時間還是九點，天氣熱得不得了，暴日飛機却來近了。我睡着聽見機聲像在頭頂上邊响，忽的鳴——聲响得特別大，我把頭抬起來，想聽清楚牠的方向時，在鳴——的機聲底下，有些「沙沙沙——」的聲响，那當然是炸彈在很近的地方落下了。可是却等不得我感到恐怕，「窮——」一個大大的彈响，跟着「窮」的第二响响起來，却細了些了；第三個又較第二個响細些，我心裡曉得，那是對我作反向的落彈，那第四個一定更較為細了。所以我終於沒有感到懼怕。四响過後，我走下床，出到院落的時候，身上的汗衣却被汗水濕透了，但到今還不曉得是熱汗還是冷汗把牠濕透的，這更可見我的想像和感覺的麻木。

我還記起，那一天被暴日飛機大轟炸的情形，剛在那堂我經過一個禮拜堂的門邊，聽見一次雨次的響亮的炸彈爆裂

聲，皇皇的機聲環繞着，高射砲聲和機關槍聲也密密的交響着。我站定路邊，向天空翹望，看見兩架飛機清楚的在頭頂上，向面前飛去又飛返。忽然有女人聲喚道：「先生！」回頭見是教堂裡一個女人向我說話，「你穿的是白色衫袴，很惹眼的，請你入來這教堂裡坐一會罷！」我不曉得她的意思，是否恐怕日機的人看見了用機關槍掃射下來，或擲彈下來？機槍掃射，就危險在我；擲彈呢，就連累及她們了。我到底接受她的好意，並因被其他穿青黑色和灰色衣服的同胞們半強逼的走了進去。不久，就沒有機聲了。我耐不得等待解除警報，就出了那教堂跑去探視災區。

在長堤，程壁光將軍銅像前面，不容許閑人走近了，隔遠的望見滿地鮮紅的人血，肢體，腸臟，死尸和傷者。許多救護隊在救傷，昇抬傷者與尸體；一部份消防隊員用水沖洗地上的血跡，和牆壁上的肉花。走到第二個災區，望見滿馬路的瓦礫磚石木片及玻璃碎屑，而尸體已經排列起來，擺在兩旁人行路上，直擺到二三十丈遠。我可以見得清楚，用報紙爛布遮蓋着尸面，只看見手脚直挺的睡着，像一個在路邊睡着的乞丐苦力一般，只爲有許多血跡流出，才知道是被炸的殉國者。第三個災區，情景也差不多。

我當時依然沒有一點異樣感覺。同行的朋友說道：「慘

呀！我不禁股栗哩！」我不覺得，心裡正在想着，這次是國家民族的大危難，也是國家和世界時局的大推移，也是全民運的。我的決意離了安全地點而出廣州，原就預知有這回事的，因爲我已預知係必然有的，也就無所動於中了，雖然這確是人世間的大慘劇。那朋友又說：「使當道的要人們見到時，不知如何感想與恐怖呢！」我回答道：「那些要人一定沒有感覺。」我這十分肯定的答話是有理由的。因爲他們要等到警報解除後才坐汽車回家，或去先看他們的外室愛人，然後到公署，沒事時才到災區造新聞資料；那時，所有各樣的尸體，模糊的血肉，道路牆壁的血跡，呼號慘痛的傷者，概都搬走了。剩下斷壁殘磚，實際不能動人傷感的，當然不要人們不會感覺什麼了。祇是苦了一般沒車坐的中等官員，他們走出來避難，爲的恐怕，却給他們親看到恐怖的實狀，把他們本來高視闊步的威風都嚇跑了，但是，因那官位又走開不得。於是，現在這些人心中，只有恐怖與悲哀而已。至於一般小職員，身處窮苦之境，「生於憂患」的心思長在油鹽柴米的數目上打算，那末，一定是和我一樣的不生感覺的了。總之，我的麻木的心中，在暴敵兇狂的轟炸下，就祇有這一些感覺而已！

## 在避難室的見聞

李惠

先寫一段傳說，作爲本文的楔子。

去年春夏間，廣東來過一次防空的展覽宣傳，在那個時候，不知道有位什麼人，對新聞記者說過一句話，說是如果飛機空襲，人民最宜肅靜。不然，飛機裝有收音機，一經收到下邊的人聲，即探知人們所在，那就它有目標投彈了。此說經報章傳出以後，沒有受過科學洗禮的老百姓，對於飛機內部構造，烏紅赤白一點不知，以爲報章是這樣說，就信以爲真，自後真的遇空襲時，就奉此說爲金科玉律，的確不敢喧嘩。

去年九月敵機開始大屠殺廣州市民，當時人民一聽到敵機來了，雖在白天，的確肅靜到如深夜，壁上時鐘滴答滴答聲音聽得很清晰。往後，有位聰明的新聞記者，大概因爲找不到新聞資料，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即刻揮了一段新聞，說是警察局對於敵機空襲時，人民最宜肅靜，而鷄啼犬吠，尤當取締，免使敵機偵悉我們的所在，而有目標投彈，此說傳出以後，一般養有鷄犬之家，大嚇一驚，知道此事非同

見聞 第一期 李惠：在避難室的見聞

小可，萬一自己的畜生叫起來，既犯衆怒，又犯警法，于是乎，殺鷄烹狗絕了禍胎。

過了幾天，警察局否認有取締鷄鳴犬吠事，並且解釋飛機發動機聲甚大，在機上的人距離地下幾千尺，自不能聽聞地下人與鷄犬的聲音，以安民心。又要查究那個新聞記者的消息來源。可是這解釋收不到什麼效果。

### 要大不要小

暴寇侵略中國，動兵十數萬，給中國民族處處抵抗，犯了師老無功，得不償失，國內經濟已走上了崩潰路線，人民吃了軍閥的苦頭，反戰空氣日見濃厚，快要掀動革命狂潮。日軍悶着着挽救危機，就如瘋狂般遣了大批敵機轟炸廣州，以威脅我國，所以六月的大屠殺，不分日夜橫行。

凡有生命的動物，對敵的抵抗都有一種防禦的利器，如蛇有毒齒，蜂有尾刺，獸的爪牙，用以剋制敵方；沒有積極的抵抗利器的還有消極的逃避一法，以保性命。此次敵機濫



炸廣州，跑不脫生活所在地的市民們，既沒有積極的武器，就消極的一避而已。大概躲在避難室的人們，被敵嚇夠了，一聽到敵機聲音，就聯想到自己生命危迫，已經令他心中很不寧靜的，同時為避免敵人發覺自己所在，必盡力設法避免。但聚百數十男女老幼在一起，小孩子是最不安定的，稍不如意，不管什麼即啼哭起來是極平常的。而在敵機騷擾時，避難室一聞有小兒啼哭的聲，則很多人鼓噪要他的父母制止，勿使他吵。那時這個父母被大眾壓迫，狠心用手將那小孩口掩住，以冀他勿放出哭聲。這舉動，便是拜受飛機在上空收聲之受的結果。有一次敵機夜襲，有一個小孩子因在避難室人多悶熱哭了，他的母親被大眾壓迫，忙到手足無措。一位四十多歲男子竟要迫她離開這地方，他說了一句沒人性的話：「要大不要小」。我當場恨極，忍不住對大家解釋飛機在上空，因它的機聲震動極大，從幾千尺高由上逆傳而下，連我們都聽到。當然不會聽到我們地下的人聲。小孩子我們正要盡力保護他，他哭有什麼關係，祇要大家謹守秩序就好了。大家經過我一次解釋之後，這風波才息。不過這類的事太多了，每一個避難室每次空襲都有發生，甚至連咳嗽聲也被人禁止。至於雞啼犬吠，那就主人會有被人說是漢奸的危險。

### 互相監視

三八

廣東人變的舉動，像上頭的事，便是沒有科學知識的結果。但是廣東人雖被敵人以死威脅他，縮在避難室或避彈壕裡，對於保護民族的責任，他們未嘗忘却。這次敵機大轟炸廣州，從某地派了大批漢奸混跡市內，俟隙而動，故此每一處避難室，或避彈壕，或者郊外，這些漢奸都有攪雜其間，乘機放火箭，或以鏡返光，示敵人以目標。但每一次都被同在一起的人們發覺，合起拘捕，交給軍警審訊。有一次中央公園避彈壕裡，有一老婦受敵利用，在夜襲時放火箭，當場被同一起的人發覺，即召警察將她拘去。在市郊外，漢奸每次活動，都被人民發覺後協同軍警圍捕。像這樣的，破獲了很多起。所以八號那晚，漢奸想乘機暴動，有很多地方是被人民監視，不能有所動作的。這樣互相監視，使漢奸沒有活動的地，亦足以表示廣東人對敵人抵抗，無時忘記的。

### 徵求戰地通訊文稿

本刊極重神聖抗戰之史蹟與悲壯故事，至希戰區前後方文友，見惠通訊及特稿，無任盼企之至。

# 轟炸中離別南京

周而復

## (一) 登記也要一點人事的

報紙上用頭號方頭字登着大塊失守的驚人消息，我去上海的心更堅決了。但是，從南京去上海只有一條京滬公路可通了：鎮江早已封了江，坐輪船不能直接到上海；而火車呢，只有開到蘇州——當我決定了無論如何要去上海的那一天，客票却只賣到常州了。而且，開車的時刻不一定，要一早到下關火車站去等，說不定等上一天也不開車。何況，到了常州還得另外設法呢。我只有決定走公路了。

「英大使許閣森就在這公路上給打傷的，我們小百姓當然不必說了。」朋友這麼警告我。他的好意我是感謝的。

見聞 第一期 周而復·轟炸中離別南京

但是在火綫上用血肉保衛祖國的兄弟不是更危險嗎？我們在後方還怕什麼呢！

困難是在登記。每天由南京開往上海的長途汽車只有二輛，乘客頭一天得登記定座。我頭一天跑到南門外車站去登記，登記時間過了，說是客滿了。第二天接着登記時間下午三點鐘跑去，客又滿了。怎麼剛開始登記客就滿了呢！原來有些人在登記時間未到以前就登記好了，我這傻瓜却上了當。於是我也要來登記後天的，可是那位穿着藏青制服的辦事員却冷冰冰地說不行，非明天去登記不可。忽然在後天的登記表上第一號底下給我看見財政部三個字，我為什麼不可以登記呢？他的言語支吾了。終於在表旁邊留下我的名字。原來登記也要

一點人事的。

## (二) 空襲

從京滬長途汽車總站回來，走到南門外橋的時候，掛在右老城頭上的一口上鏽了的大鐘，忽然間噹噹地響了起來，急促的鐘聲震盪了每一個行人的心弦，腳步馬上慌張起來了。

「空襲警報！」每一個人自然而然地這麼驚說地叫道。舖子旋即上板了，人像浪濤似地，在廣闊的柏油路上流動起來；婦女們手里擎着小凳子，抱着小孩子向臨近的防空壕奔去；汽車也加速地奔馳着，防護團出動了，憲兵也出動了，在行人道上的樹旁站住崗位……我望着一些人躲到南門外橋的橋壘里的船

上去，這雖然也好，不過橋是目標。」  
望着高大壯嚴的城樓，我於是想到了城門洞，這是天然的防空壕。隨着如急流似的人群我也跑到城牆邊，在一個小土丘後面，奇怪地望着數不盡的人熟練地向着高不到三尺的洞口鑽進去，我站在烏黑的洞口踟躕起來了。站在我旁邊的防護團團員和警察，却拼命地催着我進去。那時已經是緊急警報了，城頭上的警鐘不斷地噹噹地响着。

低着頭彎着腰我爬了進去，裡面漆黑一團，什麼也看不見。不知怎麼地，一點力也沒費，就給蜂湧在我後面的人推了進去，里面高得仰起頭來幾乎看不清頂。幸虧里面有一個防護團團員用電筒照着我們的去路，人分在兩邊站了下來，中間留一條空路。可是後來人越來越多，擠得一點空隙也沒有了。而且，窒息得呼吸也透不過來。熱度頓時增加到九十五度以上，一個個把棉衣都脫了

下來，可是汗依然如雨一樣地流下來。後來堵着洞口的人蹲了下來，才算是透了一口氣。陽光從外邊射進來，閃在迎面的一排人的面孔，奮怒地咒罵着。

「不要響，飛機在頭上呢！」忽然有人叫道。

高射炮不平地怒吼着。嘩的一聲以後，軋軋的機聲漸漸遠去。

我們屏息着。烏黑的城門洞里，一點聲音也沒有，只是壓抑着的急促的呼吸聲。

「噹……噹……噹……」悠揚的解除警報聲，在靜悄悄中清晰地送進人們的耳鼓。我們又低着頭彎着腰，鑽了出來。望着碧沉的晴空，暢暢快地呼吸一下子。站在洞口的警察，狂歡地伸出一隻手來說：「打落五架，一架就落在城里。」於是大家都盡興地笑了起來。

(三)「今天天氣好……」

記雖然登過了，可是又有了問題：因為天陰，路上不好走，客票只買到嘉興。這可奇怪了，既然天陰不好走，為什麼到嘉興的路上好走而由嘉興去上海的路就不好走呢？一打聽：原來嘉興的一座橋給敵機炸毀了。但票終于仍舊賣到上海；不過有個條件：如果路依然不好走，到嘉興時得退一部分應去上海的票錢。

據說，到了嘉興，有小火輪可以去上海。但那時也不管這些，反正到了嘉興再說。

雖然昨天下了一整夜的傾盆大雨，可是到早上就晴了。天上堆着棉絮似的灰白的雲塊，不斷地浮動着。在層層厚雲的空隙處透下溫暖的陽光，慷慨地照着這古老的都城。

我們五十多個人，鑽進了二輛給泥土漆滿了身子的長途汽車。車子蠕蠕地開動時，坐在第一排的兩個憲兵掉過頭



說道：

「今天天氣好，請大家小心飛機！」  
這簡短的兩句話有如恐怖的神子似的播種在旅客的心田上，馬上發出害怕的嫩芽來：大家都提心吊膽地把眼睛放到車廂的窗口，凝神地注視着白雲的天空。真的，這是適宜空襲的好天氣啊！

#### (四) 匆 的最後一瞥

車子在修長的中華路上，速度慢慢加快了起來，人行道上的梧桐在寒風里賽跑似的向車子兩旁一個追一個地跑過去。街上的人依然是熙熙攘攘的，一點也不恐懼於殘酷的空襲。這許多人的面孔有許多我是很熟習的，然而我是離他們而遠去，倒不禁有點懷念起來了。

經過白酒坊時，那巷口被炸的殘跡依然清晰地留在我們的面前。電一般快地，我馬上就想起巷里面那天被炸的情景：在烟霧彌漫和呼聲的哭聲上，黑色

見聞 第一期 周而復：轟炸中離別南京

的衛生處的汽車和上面載着好幾口薄薄的棺材的紅十字會的汽車，狂風一般地捲過去，在白酒坊口停下來。巷子里面的哭聲連成串：在哭聲裏，丈夫沒有了，兒子沒有了，母親沒有了……一個個血淋淋的受傷者，由防護團的救護隊用担架抬到考棚的時疫醫院去，鮮血滴在柏油路上一點點的。街上的人無聲地哀悼這一群不幸的人，這無聲的哀悼裏却含着不可遏止的憎恨。而巷裏的完整的住宅則變成了一堆瓦礫，深深地印下一個圓錐形的大洞。同時，巷口對面的一家棺材店裏，十四個人活埋在地下室了，給高大的樓房壓的。

在死亡線上的都城裏的人。我獨自喃喃地嘆息着。

最使人注目的是路邊的公共防空壕，它躲在人行道的樹底下，長方形，比上海普通的亭子間還稍爲大一點；裏面可以容納三四十個人；外面夾在兩層

厚木板之間，有尺來寬的碎石子。軍事委員會監造的，雖不頂堅固，然而碎炸彈片是頗可以防禦的。只要警報一來，馬上就有成陣的人跑進去。

要是你坐在車廂里不注意的話，那掛在路口或是舖子門前的鑼和鼓，你是不會看見的。鑼是火警時候敲的，而鼓呢，是敵人放毒瓦斯時候敲的。所以當空襲警報以後，只要有鼓鑼，躲在下室防空壕裏的人就馬上帶上防毒面具或是口罩。（事實上除了神經過敏的人以外，却從來也沒用過。放毒瓦斯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啊。）

這眼車就快開出了中山門。我回過頭來，貪婪地凝視着給拋着遠遠的黑色的屋頂，黑色的牆（這是因爲防空而漆黑的）和黑色的人羣。可是車子却一剎那間就把我拖出了中山門，整個的南京給一根帶子似的古老的城牆圍繞着。忘記了注視着晴空，而呆呆地望着漸漸

小下去，而終于隱沒在深林背後的中山門。不知不覺間已投入紫金山懷抱。遙遙地望着莊嚴的中山陵，像是得到一種安慰似的，早一忽的悵惘就頓時消逝在愉快中了。

山坡的綠茵的草地上，三三兩兩地散坐着前綫歸來的戰士，他們興高彩烈地談笑着。我慚愧地偷視着穿在他們身上的畫着紅十字的灰色棉大衣——我恨不得馬上就到了上海。

### (五) 虛驚

原野給陽光照得閃閃發亮。一望無盡的深赭色的田地上蠕動着疎散的黑點——農夫們辛勤地在下着麥種，一把一把地播着。汽車在蜿蜒的公路上匆忙的向前駛去，過了一個山巒，又是一個山巒。有時，給矗立在雲中的高山阻着去路，以爲走不通了，轉過來又是灣灣曲曲的山路，展在眼前的又是一片充滿了

希望的陽光的大地。

快到句容時，路上的人突地飛奔起來了。大家坐在車子上，下意識地馬上驚覺起來。因爲車子開得太快，聽不見警報，看見路上人跑就以爲一定是空襲了。可是路邊一點掩蔽的地方也沒有，只有硬着頭皮加速率向不遠的句容站開去。到了的時候，一個旅客的連忙伸出頭去問警察：

「是不是警報！」

警察搖搖頭。原來那是趕長途汽車的，可是已嚇得我們的心卜卜地跳了。

到鎮江已是十一點多了，街頭——尤其是那條喧囂的中正路口，四面都懸掛着抗戰的宣傳漫畫，和用紅的粗線畫得引人注目的壁報。民衆激昂的情緒到處都表露出來，我快活地笑了。

原來車上還有幾個空位子，到了鎮江站都給填滿了，而且車子中間空餘留着走路的地方，也給放了小凳子買客票

了。於是大家反對了：飛機來跑也跑不出去！可是，票房里還有人在吵着要票，結果算是車子開走了。

### (六) 漕橋鎮的黃昏

過了常州，做爲我們嚮導的前面的另一輛車子（因爲我們的司機是上海新來的，不大認識路）越開越快了。起初在一捲一捲如怒濤似的灰塵里，還可以看見它一點影子，到後來却連灰塵也不見了。幸好車子有個財政部「跑公事」的，他認識路，所以不至於迷途。但是快到漕橋站時，車子突然地停了。

「拋錨嗎？」車廂里五十二隻眼睛都驚詫地集中在司機的身上。他懊惱地跳下車子到前面去看，並非「拋錨」——這可怪了！再一看，原來汽油沒有了。由南京派到松江去的兩個四川軍人可急起來了：

「□□的，龜兒子，怎麼弄的？到

常州爲什麼不加油？」

司機無可奈何地默默着。看見前面  
汽車站時，有幾個人與致沖沖地跑去，  
但只有汽油沒有木柴油。於是站上的人  
把司機帶到區公所打電話給常州車站，  
叫送油來。

漕橋站地方雖小，倒也是京滬，京  
杭和無錫公路的交叉點。車站的三面伸  
展出長臂似的公路。公路兩旁的田野則  
給夕陽的餘暉淡淡地照着。在向晚的涼  
風里，阡陌上踽踽地走着唱山歌的農夫  
農婦。

不經意中，不知從什麼地方走來一  
個富有神經質的青年，他高興地對我們  
唱起：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看他那神經質的表情，大家都不禁  
前仰後合地狂笑起來了。却也有人跟他  
合唱。在高亢的歌聲中，夜色漸漸伸下  
他的魔手，把大地塗上了黑色。可是常

州的油還沒送來，而坐上一班到無錫公  
共汽車的憲兵也沒有消息來。  
斜刺里突地閃出探海燈似的電光，  
大家都忘形地狂呼起來：無錫送油的車  
子來了。

### （七）湖濱夜色

過雪堰橋，沿太湖邊向前開去。在  
夜色里望太湖只見白茫茫一片，分不出  
那兒是山那兒是水。白茫茫一片里，閃  
爍着數點疎星似的漁火，像是在水里一  
上一下地顫抖着。要是早一點到，更可  
以飽覽湖山景色了。

因爲怕空襲，車子開到汽車站又倒  
回來開到梅園，在梅園過夜，要第二天  
才開車。走上太湖飯店時已是九點多鐘  
了，所有的房間都給先到的那輛車上的  
客人和從上海來的客人佔滿了。向帳房  
交涉無結果——安插不下這麼多。於是  
轉而向侍候商量，我和另外兩個端碗在

車上認識的朋友算是找到了窩處：待役  
自己住的屋子（在跑馬廳里）。這時也  
不管什麼衛生不衛生了，總比坐在太湖  
飯店的走廊上過一夜要好得多。疲倦的  
身子是急於要休息了。

天還像一錠墨的時候，就給侍役叫  
醒了。窗外怒濤似的嘩嘩地在响着，弄得  
憲子顫抖地發着金屬的音響。冒着冬夜  
的寒風出去一看：原來是潺潺的雨聲夾  
着狂風在梅林里怒吼。我憂愁地笑了：  
因爲下雨，飛機大概不會遇見了。然  
而到嘉興恐怕要真的過不去。但也不管  
三七二十一，隨着山上下來的人，打着  
哆嗦的身子，冒着如注的大雨走出去，  
跳上車子。

### （八）在死亡線上呼吸

方以爲胡里胡塗地坐在車子到了嘉  
興以後再說。可是，到了蘇州盤門車站  
時，天却出乎意料之外地晴了。車上人



的眉頭自然而然地並了起來；從蘇州到嘉興是一段頂危險的旅程，敵機每天差不多要光顧七八次，有時整天在警報中過去。更精的是公路右邊是蘇嘉鐵路，而左邊呢，是蘇州河。而且路上也沒有樹林，倘若飛機來，只有死路一條了，一點躲藏的地方也沒有。

於是五十二隻眼睛都警備起來了：出神地凝視着晴空，一萬次小心中不容有一次疎忽。我們的崗位都自然而然地分定了：左右的人望着左右兩邊，而後面的人則警戒後方；連司機也小心翼翼地掉過頭來說：

「你們注意啊！」

押車的憲兵更如飛機馬上就要來似的說：「要是誰看見飛機，馬上就叫司機停車，一個個下車，不要做聲……」

每個人靜靜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連呼吸似乎也窒息住了。車子一顛一顛地在蜿蜒的公路上驚悸地駛去，彷彿大

地也在顛抖着。吳江平望等車站的殘餘的身子在車外飛過去了，大家看着更有點恐懼。

「飛機！」不知誰這麼驚呼。

帶着鋼盔的憲兵，連忙伸出頭去一望：一隻飛機闖入雲端里去了。車子即刻停了下來，大家正預備逃下車去的時候，却給一個人發現是一隻老鷹，並非飛機。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氣，意外驚喜地笑了。

沒有多久，也就到了嘉興。

### (九) 一個從上海來的憲兵

嘉興也如南京一樣，民房給炸燬得很多，而市面也顯得有點寥落。一會，我們在一座橋前面下來了。就是這座橋給毀了，最近才修好，但空車過去也不容易。

由嘉興到嘉善，我們却一點也不怕了。「曾經滄海難爲水」，我們是從蘇嘉

路過來的人，還怕什麼呢？

嘉善以後的路是剛鋪好的，還沒弄好，碎石磷磷。由上海開來的一班客車機件壞了，給阻在中途，一個押車的憲兵跳上來，跟我們回到上海去。他是廣東人，而我們押車的也是廣東人，他們兩人談了起來。我們急於想知道上海戰事的人，都聚精會神地，在聽他報告死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他說，最後因爲委員長下了命令，才不得不揮淚退出陣地。外國人看見了，都稱讚我們中國，他興高彩烈地伸出大拇指來表示。講到八百壯士退出，有人赤膊懷手溜彈自樓上跳下催毀敵人時，他更威風凜凜地伸出大拇指：

「都是我們廣東人！真能幹！」

### (十) 戰神的足跡

在閃行的上空，敵機可真的來了。高射炮砰砰地響着。車子停在一顆樹

下，人都四散躲到田野里去了。我蹲伏在一條小溪的樹邊，仰着頭望見一隻偵察機在雲表里翱翔。我們的目標既沒給它發現，而它的任務似乎又不在于我們，彷彿在偵察南市。數分鐘後，一个个又回到路上來，腳上已爲泥土所浸濕了。

中山路口堆滿着沙袋和鐵絲網，沿途有哨兵守望。給戰神從家里趕出來的人，帶着孩子，提着箱籠，如水一樣地向往租界的路上流去，驚慌寫在他們的臉上。

遠遠望着快到目的地了，心上得到一種莫名的無上的安慰。我們到南洋橋下車，在安南和法國巡捕的木棒之下，我隨着人浪流進了租界。炮聲不斷地湧進我底耳鼓，我高興得在路邊呆呆地聽着大炮聲，什麼事也忘了。

可是，如今炮聲已遠我們而去了！但誰能料到明天不又會聽到呢？

一九三八，三，二十三日。

見聞 第一期 老凸：敵機轟炸揭陽城印象

## 敵機轟炸揭陽城印象記

老凸

揭陽已太平得太久了！一般慣於動亂的人反而嘆息這樣說。自民國十六年至民國廿六年已整整的太平了十年了；這十年的太平是不是真的會太久了？請恕我不能回答。

七七事變以後，報紙雖天天在播送着可怕的戰爭消息，然而揭陽的同胞們却仍然保有着一个絕對太平而甜蜜的心境。一般人的心理都似乎是：——華北離這裏遠遠呢！打到這裏還有幾年吧？這些人似乎是不見棺材不下淚的！至於飛機會飛來投彈麼？那在一般人看來，更是笑話之尤者了。有些人根本不相信現在的世界上有飛機這一類東西。這似乎亦難怪這些人，因為他們自出娘胎以後，便未嘗看見過飛機的影子（這當

然是以多數人而論）。

鬼知道！矮鬼的鐵鳥竟敢超出這些人的意料之外，於八月卅一那天飛到汕頭寧靜的天空上來翱翔了。

不久之後，又竟在磅礴飛機場和存心善堂的瞭望台生了幾個大蛋，把瞭望台的最高一層吞去了一角。於是汕頭的人恐慌起來，大多數相率逃入揭陽——這麼一來，揭陽一時真有人滿之患了！由於逃難者所傳播的一種恐怖的消息，從此揭陽人那個甜蜜的心境便不免動搖起來了——不是根本被消滅了！

一般人爲什麼都逃入揭陽呢？這却有幾點理由：

- 1 揭陽非海濱之地（海軍不能騷擾）
- 2 揭陽非軍事要地（非敵所注意者）

3 沒有重要的機關（敵決不想騷擾）

然而，理由是理由，事實却仍然是事實！事實告訴我們：——揭陽終於被轟炸了，而且死傷人數成爲潮梅各地被炸的最高紀錄。

被炸的前幾天，便有些謠言在各處流行，說是有些重要機關都搬到揭陽來了，揭陽要不太平了。果然隔了幾天，便有敵機到來偵察，在城的上空繞了幾匝，便飛去了。雖然是沒有動作的飛去了，可是這却使謠言發生了大的力量，大批出售漢奸們造謠的狡計。

一些胆小如鼠的人，便都背起包袱逃命到鄉村去了，但是一些個性較強的人却依舊十分鎮靜——這些人是始終不相信東洋鬼的飛機，會來光顧這在軍事上毫無重要的古城的！

可是人世間的理論，往往是與事實相矛盾。九月中旬前後的一天，一個充分緩和溫暖的天氣，漫天浮着可愛的潔

白如棉團的白雲，空間像過去的日子一樣的太平而靜寂，誰也不知道（除非鬼知道！）陰間在這一天竟會添了一批新鬼！

大約是下午三時吧，在天空的南方飛來了三架飛機，排成品字形的向北方飛去。已經去得很遠了，忽的末後一架折了返來，飛入揭陽城上空的白雲裏，不見了。這時村前看熱鬧的人很多，有的孩子在鼓着掌，有的孩子在興高彩烈的跳着，嚷着，似乎誰也沒有知道那是敵人的飛機。

忽然，「轟轟」的傳來了兩個巨响，像往時習聽的人們祭祀的銃炮似的。同時，在揭陽城上空，發起了兩條黑得像墨一樣的巨大的濃烟！

那轟轟然的聲音一定是炸彈的爆裂聲——同時又有兩條濃烟的証助——我村度着那一定是敵機在轟炸揭陽城了。這還了得！外婆和哥哥的妻家，不是都

在城裏麼？我覺得有些不妙的，丟開釣竿，跑回家裏去！

母親和嫂嫂聽了縣城被炸，都目瞪口呆的說不出話來了。我自告奮勇的說要乘腳踏車到城裏去看看。母親起初是不肯，後來經我解釋着敵機今天一定不會再來了之後，於是才得到她的允許！

腳車在平坦的公路前進，我盡力的加上車的速率，想在日未晚之前趕到城裏。除巡視兩處姻親平安之外，好去看被炸的慘狀。趕到城裏，天雖還沒有黑下來，可是在半途上便遇着了微雨，天陰風大（尤其是坐在車上），穿着單衣的我，幾乎敵不住初秋的涼意了。

從公路進城要渡過榕江（又名北溪）的玉普渡，在那裏，我遇到許多負老携幼和帶着一些簡單行旅的人們，爭先恐後的渡過江來。這些人除了小孩子不算外，都帶着一個可憐的灰白色的臉。這臉色似乎在告訴人，他們是飽嘗恐怖的



滋味了。我好奇的探問着爲什麼還逃過江來！據說是有些謠言在風傳着，今晚的敵機還要來。無疑的這是漢奸們的狡計，可憐的是這些同胞們受了他們的愚弄了！

渡了河，趕到外婆家裏，知道了飛機下的蛋離這裏還很遠很遠。可是外婆却驚白了臉孔了，她在叙說着那轟然一聲時，似乎還有些惶惶。但是一切都已平安了，還有什麼話說呢？於是慰問了幾句之後，便匆匆的辭別了外婆，跑到哥哥的妻家去！

在新馬路上，我遇到了幾個救護隊扛着一個布牀，上面彷彿是臥着一個皮肉稀爛的人。這時天已罩上一層灰灰色了，我坐車很快的過去，對於這不幸者沒有看清楚究竟是死是活，但在心頭上却不禁得生了些同情者的悲哀！

到了哥哥的妻家，大家見面都很欣喜。親翁親姆在表示了我們關切探視的

謝意之後，請我一同上樓用晚餐（到了那裏恰恰是他們晚餐的時候）。天已經昏黑了，樓外面在下傾盆的大雨。——一切不幸者的血腥都應該是被這大雨洗去罷！既沒有了腥血，便沒有把這種深仇大恨記在心頭的必要了（誰不知道我們中國人這種寬大爲懷，和愛和平的一種美德呢）？我想。

餐間，從來天真浪漫活潑可愛的小舅子，小姨子，都時常停着箸，板起小面孔，睜着眼睛，在叙說着早間躲在臥牀底下的驚擾情狀。親姆依舊吃不下飯，似乎是受驚過度了。

餐後，大舅爺從店裏回來，他向大家報告着今天各處的慘狀：今天一共喪了廿幾條人命，這是說那已經調查出來的，那些受傷的還沒算在內。他說時眉毛豎得高高的，似乎在表示着他並非是在說謊。

「炸彈呢？……一共投下了三個。」

「一個落在河裏，沒有炸。」

「一個落在縣政府後邊，曲頭黃一座三進共十幾間房子的大屋都被炸塌了……炸死的，壓死的，一共十幾人，有的皮肉都稀爛了，有的燒焦了，有的不見了手，有的不見了腳，有的不見了頭顱——連那一個叫甚麼字都認不出了——收屍的紅十字看了都說有些胆寒呢！」

「一個落在城北舊時及時戲院所在的地方，幾已要倒下來的空房子，被牠結束了生命。傍屋的城河，亦被炸彈的餘威波及了一點兒，河岸陷下了一角，約莫丈來寬。河裏不知幾時停着的一隻五肚船，亦被牠殘忍的折成了百塊小屍體。」

那麼這裏沒有傷人麼？我急切的追問着。

「怎會沒有！一共四個人呢！死得真慘！」

「一個鄉下大佬，今天恰好上城拾『土囊』，行到及時戲院那裏，被炸得什麼都不知去向了，只留下一些內臟——心，肝，肺，腸——血淋淋的掛在旁邊的一株枯樹上。」

「一個是船夫，他的船停在城外的河裏。飛機來了，人都躲起也，他却走上城堤上看熱鬧（揭陽城在這裏的城牆已經拆去）。熱鬧還看不到，剛一上城，炸彈的碎片就飛來同他恭賀，於是圓圓的頭顱離開身軀滾入河裏不見了——這真是不知死活的人，最多也只有他的靈魂，知道他的頭已經不在頸上吧。」

屋裏的空氣依舊十分嚴肅，大舅爺仍興高彩烈的敘述着，樓外的大雨似乎已被人們忘記了。

「一個青年女子被炸死在城堤上，頭顱已找不見了，可是身上卻沒一點傷痕。據收屍的人說：女子的左手無名指上帶了個戒指，腰包裏藏着廿張國幣，

屍旁有些抽紗用的白布。看他的裝束，似乎是鄉村女子到城裏領抽紗布來的！  
「還有捷和工廠一個工人，亦在那裏被炸死了！」

「唉！這些情形看了真令人不寒而慄呢！」他便這樣結束了他的談話。樓外的雨更大了，壁上的鐘敲了十一下，小孩子亦在欠伸着小身體，似乎有些疲倦了，於是各人都在大雨的保證中回房睡覺去了。這一晚上我也睡得很甜。

第二天清早，我一早起身，吃了早餐，便獨自一個跑到受災的地方去參觀。但一切的慘狀却都沒有痕迹了！

曲頭黃那邊只剩下一些搬不動的瓦礫，其餘便只有一隻死在路旁的小豬，使人看了能稍得一點印象！這小豬睜着白眼，四脚朝天，肚皮紅紅的漲得像個小鼓似的！我們只要看了這小豬，便不難想像起那些被炸死的人的一切慘狀，使人的心中不覺有些愴然！

在及時戲院那邊，更是什麼都沒有了！（真的！連一隻死在路旁的小豬亦都沒有了！）只有些災餘的斷垣殘瓦，和那五肚船的千百塊殘餘的小屍體，浮在城河上，給秋天的微風吹得隨波在盪漾着！其餘的就只有一群看熱鬧的人，和一個佈滿白雲的雨後的青天！



全部傾毀的正南路

# 敵機襲梅記

李碧天

自全面抗戰展開以後，敵人到處施其殘殺，焚燒，姦淫，擄掠的毒辣手段，更以飛機慘無人道的轟炸我文化機關和非武裝區域，在過去九個多月的抗戰中，我們梅縣雖然沒有受到敵機的光顧，但在去年八月間也曾有兩回來偵察過。近來華南形勢緊張，日寇施其騷擾政策，說明白點便是牠的慣技，素稱文化發達冠於全省的梅縣，也給牠轟炸過九次之多；而且每次轟炸的目標，都是近郊的古塘坪機場，其實那裏放有飛機（從前雖有，現在却沒有了），只不過一座機庫和兩座油庫而已。

現在讓我把我第一次和第二次轟炸的情形，在這裏描寫一下。最好笑的是第二次來炸的時候，竟給我軍擊落二架。

見聞 第一期 李碧天：敵機襲梅記

三月十五日

接連下了十來日的春雨，到今天才晴了起來。天氣很好，我們剛吃過午飯，幾個人坐在閱報室談天，忽然噹噹噹的緊急警報聲，尖銳地刺進我們的耳鼓裏，各人急關好了自己的房間，向安全的地帶逃避。一時街上的鬧鋪聲，奔走聲，和小孩的叫喊聲相混而喧囂，人群像潮水般的湧了出來；邊走邊望，我見敵機十六架分作四隊自銅鼓嶂而來，飛的很低，在市區上空盤旋。

我和幾個人在城北的竹叢下躲着。一會兒，轟！轟！的炸彈聲響了，震動了地面，大概是二百五十磅的吧！每個人的臉上都表現着恐怖，而又咬牙切齒

的痛恨法西斯倭寇。

敵機去了，從路人的談話中知道被炸的是古塘坪。回來邀了陸何二君同去觀看暴敵的殘痕。在路上人山人海，去看的人排成一條很長的隊伍，好像出發前綫的樣子。

到了目的地，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便是那座被炸得歪倒的機庫。幾個先到的人手裏，拿着拾得的彈片。統計這次敵人投了二十餘彈，除了一枚炸中機庫外，其餘完全落在附近，敵人技術的低劣，于此可見一斑矣。

四月七日

自前次敵機來梅轟炸，到現在已有二十餘天。出人意料之外，今天又有



五架來襲。大約是九點鐘的光景，警察局發出了空襲警報，敵機嗡嗡地在數千公尺的上空視察後，便飛往古塘坪漫無目標地投了數彈，不但沒有一些兒損失，反被我軍以步槍和機關槍伺其抵飛時，一齊瞄準射擊，一架被我方擊中油箱，降落於離城約廿里的長沙墟河中。當時有一架水上機欲圖營救，不料這條河水很淺，那架水上機竟插在沙灘上；其餘三架在上空盤旋，斷續地投彈，並以機關槍向下面掃射，還散下些荒謬傳單，直到五點半鐘才去。

### 贅語

閱完本刊之後，余深信諸君必義憤填胸，痛恨敵寇不已。

然而徒憤恨無補於事，惟起而有所作爲，對抗戰前途能有所盡力，方不愧對死者與前線弟兄也。

——編者



思思中學 幾全被毀



宣城書院被炸後

宇宙叢書之五

自傳之一章

定價六角 特價四角

本刊發表國內名流自傳之一章，極博讀者稱許；茲集六六期以前所登各篇，彙為一書。執筆者：有蔡子民，陳仲甫，何香凝，陳公博，葉遐庵等。附錄豈哉君譯傳記的意義。全書二百餘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特價至八月底為止。

時代知識叢書之六

希特勒陰謀併奧之經過

定價三角 特價二角四分

本書係根據 M. W. Fedor 原著，South of Hitler (亦名 Plot and Counter plot in Central Europe: Conditions South of Hitler) 一書，節譯而成。著者為匈牙利人，一九一九年後，常駐維也納及巴爾幹國家，擔任英國孟却斯特導報記者，故對於中歐情形，最為熟悉。茲所根據節譯者，乃關係奧國之部分。

老舍先生名著長篇小說

駱駝祥子

在印刷中 人間書屋出版

見聞第一期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一日出版

本期特大號零售每冊一角五分

編輯者 林 憾 唐

發行人 陶 允 德

發行所

廣州環運西一巷十八號

宇宙風社

電話：第一七八五〇號

定價表

與宇宙風合定	全年	廿四元	三元	四元四角
	半年	十二元一角	一元六角	二元三角
全年	一元八角			
半年	一元			

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每冊零售一角

預定冊數 內香港澳門 歐洲南洋

香港總經理：皇后大道中美美公司

代定處：皇后大道中三十三號三樓

大風社

# 宇宙風人社間書屋出版書籍

凡直向本社購買者一律優待八折

廣州市運西一巷八十八號

馮玉祥先生自傳 我的生活 (第一卷) 道林紙精印 每冊三角

**瓜豆集**  
周作人著  
散文集 精裝九角 平裝七角  
瓜豆集是知堂先生最近文集思想通達態度積極尤以關於魯迅及談日本文化各篇為不可不讀之名文

**櫻海集**  
老舍著  
小說集 六角  
本集是老舍的短篇創作集思想見解題材情景篇章技巧都看得出一個老作家的明達熟練利用方言尤可注意

**藝術漫談**  
豐子愷著  
藝術論集 精裝七角半 平裝五角半  
子愷先生對於藝術的造詣之深衆所咸知今以清新的文筆作通俗的藝術論娓娓談來趣味橫生

**無妻之累**  
許欽文著  
散文集 每冊五角  
中國文藝年鑑介紹本書曰用奔溢的情緒自述的筆調寫在獄前後的身受情景監獄文學的傑作由他造成

**貪官污吏傳**  
陶亢德著 二角  
**歐風美雨**  
語堂著 五角  
**蘇聯見聞**  
紀德等著 五角

**老牛破車**  
老舍著  
創作經驗談 四角  
老舍先生以寫作長篇小說名重全國所作十餘種無不風行不衰本書前九篇自述作品並述創作甘苦後三篇論作家應注意之處

**某國人在中國**  
每冊 三角  
七七之前日人在華之無惡不作錄

**失地記痛**  
每冊 三角

**游山日記**  
清舒白香著 遊記集 三角  
舒氏文章清麗思想通達其日記有透澈議論有幽默風格間散自然涉筆成趣舊文學中的模範日記也

**牛天賜傳**  
老舍著  
小說集 六角  
這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小英雄怎樣教養成成功的傳記對現代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均有極深刻的指摘

**北平一顧**  
老舍等著  
宇宙叢書之一 五角  
北平是世界最美的城市本書是描寫北平最佳的讀物作者多居北平的名家關於故都一切無不加以敘述

**日本管窺**  
知堂等著  
宇宙叢書之二 五角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中國人無論如何有認識日本各方面好壞的必要本書作者全為我國真正的日本通其價值可知

**黃土泥**  
老舍著  
鄉村隨筆集 四角  
**京語**  
姚頌著  
政治隨筆集 四角



# 宇宙風 半月刊

第七十二期八月一日出版

豐子愷：抗戰漫畫·勞者自歌

馮沅君等：隨筆五篇

馮玉祥：我的生活

徐悲鴻：自傳之一章

巴 甯：廈門淪陷前後

乃 仁：故都歸鴻

施 藝存：西行日記

許欽文：萬里尋妻記

文 棟：海防見聞

畢樹棠等：書評二篇

定價：每册零售一角五分

全年三元二角半年一元七角

## 西風月刊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第廿三期七月號要目

- 生活的藝術(二)(專篇).....林語堂
- 美京印象(專篇).....林語堂
- 弗洛蘭斯遊記(專篇).....林如斯
- 視死如歸(科學·自然).....李嘉璧
- 色的力量(心理·教育).....萬光郁
- 醫界神人(心理·教育).....梁祖蔭
- 好丈夫測驗(婦女·家庭).....王宏喜
- 結婚準備課(婦女·家庭).....羅道愛
- 鐵與血的生活(歐風美雨).....胡 嵐
- 英國人的性格(歐風美雨).....畢樹棠
- 浮生六記(漢英對照).....林語堂
- 電力戰爭(軍備·戰爭).....顧啓源
- 跳出家庭樊籠(徵文當選).....若 葦
- 壯志凌宵(西書精華).....黃嘉音

### 合訂本

- 第一集三版 第一二集定價元半第三集二元二角如
- 第二集再版 同時購兩集以上者第一二集優待每
- 第三集初版 册各一元第三集每册九角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四號西風社